難經經釋

敘

難經非經也以靈素之微言奧旨引端未發者設為問荅之語俾暢厥義也古人書篇名義非可苟稱難者辯論之謂天下豈有以難名為經者故知難經非經也自古言醫者皆祖内經而内經之學至漢而分倉公氏以診勝仲景氏以方勝華佗氏以針灸雜法勝雖皆不離乎内經而師承各別建晉唐以後則支派愈分徒講乎

醫之術而不講乎醫之道則去聖遠矣惟難經
則悉本内經之語而敷暢其義聖學之傳惟此
爲淂其宗然竊有疑焉其説有即以經文爲釋
者有悖經文而爲釋者有顛倒經文以爲釋者
夫苟如他書之别有師承則人自立説源流莫
考即使與古聖之説大悖亦無從而證其是非
若即本内經之文以釋内經則内經具在也以
經證經而是非顯然矣貽此書之垂已二千餘

年註者不下數十家皆不敢有異議其間有大可疑者且多曲爲解釋并他書之是者反疑之則豈前人皆無識乎殆非也蓋經學之不講久矣惟知溯派以尋源源不得則中道而止未嘗從源以及流也故以難經視難經則難經自無可議以內經之義疏視難經則難經正多疵也余始也蓋嘗崇信而佩習之習之久而漸疑其或非更習之久而信已之必是非信已也信夫

難經之必不可違乎內經也於是本其發難之情先爲申述內經本意索其條理隨文詮釋既乃別其異同辨其是否其間有殊法異義其說不本於內經而与內經相發明者此則別有師承又不得執內經而議其可否惟夫遵內經之訓而詮解未洽者則摘而証之於經非以難經爲可訕也亚所以彰難經於天下後世使知難經之爲內經羽翼其淵源如是也因名之爲經

釋難經所以釋經今復以經釋難以難釋經而經明以經釋難而難明此則所謂醫之道也而非術也其曰秦越人著者始見於新唐書藝文志蓋不可定然實兩漢以前書云松陵徐大椿

叙

難經釋

凡例

一是書總以經文爲証故不旁引他書如經文無可証則間引仲景傷寒論及金匱要略兩書此猶漢人遺法去古未遠若甲乙經脈經則偶一及之然亦不過互相參考并不據此以爲駁辨蓋後人之書不可反以証前人也

一難經注釋其著者不下十餘家今散亡已多所見僅四五種語多支離淺晦惟滑氏本義最有條理然余亦不

敢襲一語蓋難經本文理解已極明曉其深文奥義則倶本内經今既以内經爲詮釋則諸家臆説總屬可去故訓詁詮釋則依本文辨論考証則本内經其間有章節句語錯悞處前人已是正者則亦注明某人之説餘則無前人一字即有偶合非故襲也

一本文正解不論與内經違合姑依本文使就條貫其有補正缺失及推廣其義或旁証其説者則用按字另説其論是非可否剖析辨正之處則於章節之後仍用按字自爲一段以便省覽

一辨駁處固以崇信內經違衆獨異皆前人之所未及即本文下詮解處不無與前人合者然此原屬文理一定無可異同竝非勦說要亦必深思體認通貫全經而後出之此處頗多苦心故條理比前人稍密則同中仍不無小異也

一諸家刋本簡首俱有圖像起於宋之丁德用此亦不過依辭造式不必盡合惟三十二難論婚嫁及四十難論長生兩說須按圖爲易見然注自明備亦可推測而曉故俱不列

難經經釋卷上

盧國秦越人扁鵲著　　吳江後學徐大椿靈胎釋

一難曰、十二經中皆有動脈、十二經手足三陰三陽也動脈脈之動現於外如手太陰天府雲門之類按之其動亦應手是也、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何謂也、寸口即太淵經渠穴之分兼兩手上中下三部脈也、

按首發一難即與靈素兩經不合素問三部九候論明以頭面諸動脈爲上三部以兩手之動脈爲中三部以股足之動脈爲下三部而結喉旁之人迎脈往往與寸口並重兩經言之不一、獨取寸口者越人之學也、自是而後診法精而不備矣○又按十二經之動脈明堂針灸圖甲乙經諸書指稱動脈者二十餘穴然與寸口之動微別惟靈樞動輸篇帝問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何以獨動不休下文岐伯之意蓋指太陰之經渠少陰之太溪陽明之人迎言則可稱動脈者惟此三穴故亦用以診候其餘不過因其微動以驗穴之真偽俱不得稱動脈也

然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脈動也會聚也手太陰肺之經也大會靈動輸篇云胃爲五藏六府之海其氣清上注於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是也又靈經脈篇云手太陰之脈循魚際出太指之端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周於身呼出氣也吸內氣也靈五十營篇人經脈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脈周身十六丈二尺呼吸定息氣行六寸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一周於身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度過也猶言過一次也二十八脈實數詳靈脈度篇

於經文明言周身十六丈二尺爲一度何等明白今刪去此一句則五十度三字何從算起作難經所以明經也今直寫經文而又遺其要則經反晦矣

漏水下百刻按隋志刻漏始於黃帝一晝一夜定爲百刻浮箭於壺內以水減刻出分晝夜之長短營衛行陽二

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為一周也營衛靈樞營衛生會篇云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藏六腑皆以受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是也合言脈則營衛在其中矣日行陽而夜行陰晝夜各二十五度則五十度為一周也蓋晝夜有長短此舉其中而言其行陽行陰起止出入之法詳靈樞衛氣行篇故五十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取於寸口也起於手太陰止於手太陰故曰終始五藏六腑之氣皆現於此故取寸口可以決生死吉凶也靈營衛生會篇云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帝曰願聞三焦之所出岐伯曰上焦出胃上口並咽貫膈循太陰之分而行還至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營俱行於陽二十五度行於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大會於手太陰矣此營衛之常度也

二難曰脈有尺寸何謂也然尺寸者脈之大要會也尺寸詳下文要會言要切之地會聚之處也從關至尺是尺內陰之所治也從關至魚際

是寸口內陽之所治也關者寸尺分界之地脈訣所謂高骨為關是也關下為尺主腎肝而沉故屬陰魚際大指本節後內廉大白肉名曰魚其赤白肉分界即魚際也關上為寸口主心肺而浮故屬陽治理也

按內經有寸口脈口尺寸而無關字蓋寸口以下通謂之尺口若對人迎而言則尺寸又通謂之寸口脈口也○又按關以上至魚際為寸則至尺之尺當指尺澤言尺澤在肘中約文上動脈

故分寸為尺分尺為寸此二句釋尺寸二字極明曉言關上分去一寸則餘者為尺關下分去一尺則餘者為寸此言尺寸之所以得名也故陰得尺中一寸陽得寸內九分此二句又於尺寸之中分其長短之位以合陰陽之數一寸為偶數九分為奇數也蓋關以下至尺澤皆謂之尺而診脈則止候關下一寸關以上至魚際皆謂之寸而診脈止候關上九分故曰尺中一寸寸內九分也尺寸終始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此又合尺寸之數而言然得一寸不名曰寸得九分不名曰分者以其在尺之中在寸之中也

按此分别精細自是越人所獨得足以輔翼經文

三難曰脉有太過有不及有陰陽相乘有覆有溢有關有格何謂也太過不及病脉也陰乘陽則陰過而犯陽陽乘陰則陽過而犯陰此太過不及之甚覆溢關格又相乘之甚者也詳見下文

然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脉當見九分而浮關前爲陽見上文浮陽之象也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爲溢過謂浮出九分也減謂浮不至九分也魚即魚際上魚浮至魚際太過之甚也溢滿而出于外也爲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脉也關格據三十七難言陽氣太甚則陰氣不得相營故曰關陰氣太盛則陽氣不得相營故曰格則此云外關者外而陽盛越於外內格者內而陰盛距於內也陰乘陰氣上乘陽位也

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脉當見一寸而沉關後爲陰沉陰之象也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爲覆過謂沉過一寸也減謂沉不及一寸也尺一寸後尺

中也覆反而傾也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脉也內關謂陽反在下居陰之位外格謂陰反上越居陽之位也陽乘陽氣下入陰中也故曰覆溢是其眞藏之脉人不病而死也其藏之脉謂藏氣已絕其眞形獨現於外不必有疾病而可決其必死也○按此當與三十七難合觀之

按素問玉機眞藏論五藏各有眞藏脉各詳其形乃胃氣不能與藏氣俱至於手太陰故本藏之脉獨現謂之眞藏並非關格之謂關格之說自詳靈終始篇及素六節藏象篇亦並與眞藏無干何得混并其辨關格說詳三十七難中

四難曰脉有陰陽之法何謂也陰陽謂脉之屬於陰屬於陽也然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穀味也心肺在上部故出氣由之屬陽腎肝在下部故入氣歸之屬陰脾主中宮故司出入之間也受穀味即因胃氣以至手太陰之義

按受穀味三字亦屬贅辭

其脉在中（在中介乎陰陽之間也）浮者陽也沉者陰也故曰陰陽也（浮爲表故屬陽沉爲裏故屬陰）心肺俱浮何以別之（呼出心與肺故俱浮別分別也）然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濇者肺也（心屬火故其象大散肺屬金故其象短濇此心肺之本脉而浮則其所同者也）腎肝俱沉何以別之（吸入腎與肝故俱沉）然牢而長者肝也按之濡舉指來實者腎也（肝屬木故其象牢而長腎屬水故其象濡而實水體外柔而内剛也）脾者中州故其脉在中是陰陽之法也（在中不沉不浮之間也此以上釋陰陽之義已明下文又於陰陽之中交互言之也）

脉有一陰一陽一陰二陽一陰三陽有一陽一陰一陽二陰一陽三陰如此之言寸口有六脉俱動耶（俱動言三陰三陽盡見也六脉見下文）然此言者非有六脉俱動也謂浮沉長短滑濇也（此即所謂六脉也浮者在

上沉者在下長者過本位短者不及本位滑者流利濇者凝滯浮沉長短以形言滑濇以質言也

浮者陽也滑者陽也長者陽也沉者陰也短者陰也濇者陰也此所謂三陰三陽也所謂一陰一陽者謂脈來沉而滑也一陰二陽者謂脈來沉滑而長也一陰三陽者謂脈來浮滑而長時一沉也所謂一陽一陰者謂脈來浮而濇也一陽二陰者謂脈來長而沉濇也一陽三陰者謂脈來沉濇而短時一浮也此六脈互見之象也然此舉其例而言亦互相錯綜非一定如此也但浮沉可以相兼而滑濇短長不得並見亦所當曉也

各以其經所在名病逆順也上文言脈之形體而未嘗斷吉凶此乃言其斷法也其經手足三陰三陽也逆順如心脈宜浮腎脈宜沉則爲順若心脈反沉腎脈反浮則爲逆此又見脈無定體因經而定順逆其法則兩經備言之

五難曰。脉有輕重。何謂也。浮而無力爲輕。沉而有力爲重。然。初持脉。如三菽之重。與皮毛相得者。肺部也。持脉即按脉也。菽豆之總名。三菽之重。言其力與三菽等也。皮毛相得。言其浮至皮毛之分也。肺脉最輕。故其象如此。如六菽之重。與血脉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與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與筋平者。肝部也。按之至骨。舉指來疾者。腎部也。血脉肌肉筋骨遞沉而下。故脉之輕重。以此爲準。蓋肺居最上。心次之。脾次之。肝又次之。腎居最下。至骨。沉之至也。舉指來疾。言其有力而急迫。即四難舉指來實之義也。○按靈九針篇。肺主皮。心主脉。脾主肌。肝主筋。腎主骨。故其脉亦相合。此五藏本脉之象如此。倘有太過不及。則病脉也。故曰輕重也。

按傷寒論平脉法。引此數語。稱爲經說。其所謂經。疑即難經。至難經之所本。則不知其何出也。

六難曰。脉有陰盛陽虛。陽盛陰虛。何謂也。此與上文脉有陰陽之法不同。上文言脉

之屬於陰屬於陽平脈也此則言陰分之脈與陽分之脈有太過不及病脈也然浮之損小沉之實大故曰陰盛陽虛沉之損小浮之實大故曰陽盛陰虛浮脈主陽沉脈主陰損小則氣血衰實大則氣血盛是陰陽虛實之意也

七難曰經言少陽之至乍大乍小乍短乍長陽明之至浮大而短太陽之至洪大而長少陽陽氣尚微離陰未遠故其脈無定陽明之陽已盛然尚未極故浮大而短太陽之陽極盛故洪大而長至言其氣至而脈應也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緊細而微厥陰之至沉短而敦太陰爲陰之始故有緊象而尚有長大之陽脈也少陰之陰漸盛故緊細而微厥陰陰之至故沉短而敦陰脈之極也此六者是平脈邪將病脈邪平脈本然之脈也病脈有過之脈也

按所引經言見素問至真要大論經云厥陰之至其脈弦少陰之至其脈鉤太陰之至其脈沉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

長又平人氣象論太陽脈至洪大而長少陽脈至乍數乍疏乍短乍長陽明脈至浮大而短與此大同小異

然皆王脈也王脈得其時而氣應生王也其氣以何月各王幾日然冬至之後得甲子少陽王自古曆元皆起於冬至其日必以甲子然歲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日有零餘每歲遞差至日不必皆當甲子此云冬至後得甲子者乃指至日之當甲子者言也至日當甲子至立春後十五日歷一甲木氣始盛故曰少陽王也若至日不當甲子少陽之王大概以六十日不復以甲子爲限復得甲子陽明王復得甲子太陽王復得甲子太陰王復得甲子少陰王復得甲子厥陰王少陽之陽尚微陽明則陽已盛太陽則陽極盛極則陰生而太陰用事太陰之陰尚微少陰則陰已盛厥陰則陰極盛極則陽生如是無已王各六十日甲子至甲子則六十日一週也六六三百六十日以成一歲此三陽三陰之王時日大要也時指月言日指日數言以終上文何月幾日之問

八難曰：寸口脈平而死者，何謂也？平謂脈不病也。然：諸十二經脈者，皆係於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十二經見上。係，連屬也。十二經之氣皆從此出，故謂之根本。腎間，兩腎之中間也。動氣，氣所開闔出入之處，即所謂命門也。其說詳三十七難中。此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吸入腎與肝，故為呼吸之門，即所謂動氣是也。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三焦與腎同候，而腎屬下焦，故曰三焦之原，謂三焦所從出也。守邪未詳。或謂元氣既足，則邪不能傷，故曰守邪。未知是否。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氣即原氣也。原氣在人，猶草木之有根本。若草木根絕，則莖葉枯落。人之原氣，亦猶是也。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言內之生氣已絕，則雖其外之脈甚平，而終不免於死也。

按：脈之流動，氣實主之，未有生氣已絕而寸口脈尚平者。況生氣之絕不絕，亦必診脈而後見。若生氣絕而脈猶平，則生氣自生氣，脈自脈，不相連

屬有是理乎若內經必無此語病也

九難曰何以別知藏府之病耶然數者府也遲者藏也府屬陽藏屬陰故也數則爲熱遲則爲寒此二句釋所以遲數之義諸陽爲熱諸陰爲寒此二句又釋所以數屬府寒屬藏之義諸陰諸陽又推言之也故以別知藏府之病也

按以遲數別藏府亦未盡然蓋府病亦有遲而藏病亦有數者但言其所屬陰陽大概則可耳然終有語病

十難曰一脈爲十變者何謂也一脈十變謂一藏之脈其變有十如下文所云也然五邪剛柔相逢之意也五邪五藏五府之邪也剛柔五藏爲柔六府爲剛相逢爲藏邪干藏府邪干府也下文詳之

假令心脈急甚者肝邪干心也心脈微急者膽邪干小腸也心脈大甚者心邪自干心也心脈微大者小腸邪自干

小腸也。心脈緩甚者，脾邪干心也；心脈微緩者，胃邪干小腸也。心脈濇甚者，肺邪干心也；心脈微濇者，大腸邪干小腸也。心脈沉甚者，腎邪干心也；心脈微沉者，膀胱邪干小腸也。

此所謂十變也。蓋藏干藏則脈甚，府干府則脈微。急大緩濇沉乃五藏之本脈，見何藏之脈，則知何藏之干也。候小腸于心脈者，素血氣形志篇云手太陽與少陰為表裏故也。餘藏配合亦準此。

五藏各有剛柔邪，故令一脈輒變為十也。

此二句乃推言之，舉心以為例，則五藏皆然，故曰各有，曰輒變也。

按此法甚精妙，亦經文之所未發。

十一難曰：經言脈不滿五十動而一止，一藏無氣者，何謂一作藏也。

靈根結篇云：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五藏皆受氣；四十動一代者，一藏無氣；三十動一代者，二藏無氣；二十動一代者，三藏無氣；十動

一代者四藏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藏無氣此引經文而約言之也無氣謂其氣已絕故脈行至此則斷而不續也然人吸者隨陰入呼者因陽出吸入腎與肝故吸隨陰入呼出心與肺故呼因陽出今吸不能至腎至肝而還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再動言呼吸者以脈由呼吸以行也脈動未終而止因以知吸不能至腎也故知一藏無氣者腎氣先盡也不能至腎故爲腎氣盡

按靈根結篇四十動一代一藏無氣至不滿十動一代五藏無氣云云並不指明先絕之藏蓋必審其何藏受病則何藏先絕此定理也若此所云則一腎二肝三脾四心五肺不必以受病之藏爲斷恐無是理○又按以呼吸驗無氣之義未確若以吸不能至腎則第五動即當止矣何以能至四十動而一代耶

十二難曰經言五藏脈已絕於內用鍼者反實其外五藏脈已絕於外用鍼者反實其內內外之絕何以別之經文見靈

九針十二原篇然五藏脉已絶於内者，腎肝脉絶於内也。而醫反補其心肺；五藏脉已絶於外者，心肺脉絶於外也。而醫反補其腎肝。腎肝主内，心肺主外。補謂以針補之也。陽絶補陰，陰絶補陽，心肺爲陽，腎肝爲陰。是謂實實虚虚，損不足而益有餘。絶者虚也，不足也；不絶者實也，有餘也。補其所不當補，則絶者益殆矣。如此死者，醫殺之耳。言病不必死，而醫者誤治以致其死也。

按靈九針十二原篇云：五藏之氣已絶於内，而用針者反實其外，是謂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静。治之者輒反其氣，取腋與膺。五藏之氣已絶於外，而用針者反實其内，是謂逆厥，逆厥則必死，其死也躁。治之者反取四末。蓋内絶爲陰虚，故補腋與膺，以其爲藏氣之所出也；外絶爲陽虚，故補四末，以其爲諸陽之本也。治法曉然可見。今易氣字作脉字，已屬支離；又以心肺爲外，腎肝爲内。夫既云五藏之脉，則心肺腎肝皆在其中，乃外絶指心肺，内絶指腎肝，文義如何可曉？夫陰陽内外，各有所當，不可執定心肺爲外、腎肝爲内之一説也。要知五藏分言之，則腎肝内而心肺外；合言之，

則五藏又各有內外也○滑氏本義引馮氏玠謂此篇合入用鍼補寫之類當在六十難之後以例相從也

十三難曰經言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相勝之脈者即死得相生之脈者病即自已色之與脈當參相應為之奈何經文見靈邪氣藏府病形論相勝相生義見下文然五藏有五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五色見下言何藏病則現何色也寸口指脈言尺內指尺之皮膚言下文自明

按靈邪氣藏府病形論曰夫色脈與尺之相應也如桴鼓影響之相應也脈指診言尺指皮膚言語便穩當今改脈作寸以字義便混雜難曉此經文之所以不可易也

假令色青其脈當弦而急色赤其脈浮大而散色黃其脈中緩而大色白其脈浮濇而短色黑其脈沉濡而滑此所

謂五色之與脈當參相應也靈五色篇云青爲肝赤爲心白爲肺黃爲脾黑爲腎弦急浮大五者皆五藏之本脈也靈邪氣藏府病形篇云色青者其脈弦也赤者其脈鉤也黃者其脈代也白者其脈毛黑者其脈石與此可以參觀

脈數尺之皮膚亦數脈急尺之皮膚亦急脈緩尺之皮膚亦緩脈濇尺之皮膚亦濇脈滑尺之皮膚亦滑此所謂與尺內相應者也

按靈邪氣藏府病形論云調其脈之緩急小大滑濇而病變定矣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脈減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脈大者尺之皮膚亦賁而起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今去大小而易數字數者一息六七至之謂若皮膚則如何能數此必傳寫之誤不然則文義且難通矣

五藏各有聲色臭味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其不一本有相字應者病也

按經文明言得相勝者死得相生者病已此明指有病者言也今云其不應者病也似概爲無病者言下語頗少斟酌○又按上文止言色此處又增出聲臭味而下文又無發明夫聽五藏所發之聲猶曰聞爲四診之一若臭味不知何等辨法且何以與寸口尺內相應不更荒唐乎至素金匱眞言論所云臭味則以五藏之本體言不得與脈相應也

假令色青其脈浮濇而短若大而緩爲相勝浮大而散若小而滑爲相生也色青屬肝浮濇而短是肺脈脈勝色也大而緩爲脾脈色勝脈也故曰相勝浮大而散是心脈色生脈也小而滑爲腎脈脈生色也故曰相生

按此語釋相字之義甚備亦經文之所未及

經言知一爲下工知二爲中工知三爲上工上工十全九中工十全八下工十全六此之謂也知一謂色脈尺三者之中能明其一也全謂不誤治能愈

其病也

按靈邪氣藏府病形篇云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色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為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為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為下工下工十全六何等明白此處將上文三項錯舉不倫忽云知一知二若無經文現存則此語竟難解矣況此章答語俱爲經文並無發明翻將經文顛倒錯亂使文理次序多不連貫讀者試將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一對觀之其語病便顯然矣

十四難曰脈有損至何謂也少曰損多曰至然至之脈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四至曰奪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絕此至之脈也何謂損一呼一至曰離經再一作二呼一至曰奪精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命絕此損之脈也平者適得其常之謂離經離其常經也奪精精氣已奪也死者言其必至於死命絕則其生氣已絕僅存脈之動而已亦隨息也

按素平人氣象論云人一呼脈一動一吸脈一動曰少氣人一呼脈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熱脈滑曰病風脈濇曰痺人一呼脈四動以上曰死脈絕不至曰死乍踈乍數曰死蓋損不過一呼一動數不過四動以上若損至於四呼一至至至於一呼六至恐天下未必有此脈也

至脈從下上損脈從上下也心肺爲上腎肝爲下損脈之爲病奈何然一損損於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損損於血脈血脈虛少不能榮於五藏六府三損損於肌肉肌肉消瘦飲食不能爲肌膚四損損於筋筋緩不能自收持五損損於骨骨痿不能起於牀反此者至於收病也按於收二字滑氏云疑作脈之是也靈九針篇肺主皮心主脈脾主肌肝主筋腎主骨皮聚者皺而縮也五藏肺居最上腎居最下由肺以至腎此所謂從上下也反此謂至脈之病則由腎以至肺所謂從下上也從上下者骨痿不能起於牀者死從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

此以斷至損脈之死期也蓋損即爲遲遲屬寒故先中於表至即爲數數爲熱故先中於裏相傳既久至內外表裏俱病則不復可治矣

治損之法奈何然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營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此治損之法也

肺主氣故益其氣營衛者血之所充飲食寒溫肌肉之所由生緩中者即經所謂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之義精者腎之所藏蓋病在何藏則各隨其所在而治之也○按言治損而不言治至者蓋損至之脈雖有從上下從下上之殊而五者之病狀則一故言治損而治至之法亦備矣

脈有一呼再至一吸再至有一呼三至一吸三至有一呼四至一吸四至有一呼五至一吸五至有一呼六至一吸六至有一呼一至一吸一至有再呼一至再吸一至有呼吸再至按此五字疑衍脈來如此何以別知其病也上文

統言五藏受病之次此又重問以求其病形也然脉來一呼再至一吸再至不大不小曰平。一呼三至一吸三至爲適得病適得病即上文離經之義言僅爲有病之脉也前大後小即頭痛目眩前小後大即胸滿短氣前指寸後指尺前大後小病氣在陽故頭痛目眩前小後大病氣在陰故胸滿短氣一呼四至一吸四至病欲甚病欲甚即奪精之義言其病將深也脉洪大者苦煩滿沉細者腹中痛滑者傷熱濇者中霧露洪大爲陽邪外越故煩滿沉細爲陰邪內陷故腹痛滑爲血實故爲熱濇爲傷濕故中霧露此又於一息四至之病分別言之亦舉此爲例言仍當取所現脉象以別其病欲令讀者推廣其義也一呼五至一吸五至其人當困沉細夜加浮大晝加不大不小雖困可治其有大小者爲難治困者近於死也沉細屬陰故加於夜浮大屬陽故加於晝大即浮大小即沉細若不大不小則晝夜不至於有加故可治有大小則歷晝夜而病益進爲

難治也○不大不小即靈樞禁服篇所謂若引繩大小齊等之義若更參差不倫則難治矣一呼六至一吸六至爲死脈也沉細夜死浮大晝死死脈即命絕之謂一呼一至一吸一至名曰損人雖能行猶當著牀所以然者血氣皆不足故也言雖能行步久當不起於牀也血氣不足明所以得損脈之故再呼一至再吸一至名曰無魂無魂者當死也人雖能行名曰行尸無魂言魂氣已離也行尸言其人生道已絕如尸之行也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吐則氣逆於上故脈亦從而上則下部之無脈乃因吐而然非眞離其根也若不吐而無脈則脈爲眞無而非氣逆之故矣故曰一死上部無脈下部有脈雖困無能爲害所以然者譬如人之有尺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脈有根本人有元氣故知不死按譬如二字滑氏云

當在有尺下。脈者根乎元氣以運行者也元氣未壞則脈自能漸生其所以上部之無脈者特因氣血之偶有滯耳病去則自復也。按上部有脈以下又因上文損至之義而極言之以見無脈之故亦有兩端不可概定其死也

十五難曰經言春脈弦夏脈鉤秋脈毛冬脈石是王脈耶將病脈也經文見素平人氣象論及玉機真藏論然弦鉤毛石者四時之脈也四時之脈謂脈之應乎四時即王脈也春脈弦者肝東方木也萬物始生未有枝葉故其脈之來濡弱而長故曰弦濡弱而長是弦之正象否則即為大過不及之脈也夏脈鉤者心南方火也萬物之所茂垂枝布葉皆下曲如鉤故其脈之來疾去遲故曰鉤來疾者其來少急而勁去遲者其去少緩而弱此所謂下曲如鉤也秋脈毛者肺西方金也萬物之所終草木華葉皆秋而落其枝獨

在若毫毛也故其脈之來輕虛以浮故曰毛（其枝獨在若毫毛言其四面無所輔而體又甚輕也）冬脈石者腎北方水也萬物之所藏也盛冬之時水凝如石故其脈之來沉濡而滑故曰石此四時之脈也（冬氣斂聚故沉而濡滑水之象也○按藏府之與五行各有所屬而春夏秋脈皆以木爲喻者蓋唯木爲因時遷變也）如有變奈何（變謂失常也）然春脈弦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太過屬陽而發於表故病在外不及屬陰而怯於中故病在內）氣來厭厭聶聶如循榆葉曰平（厭厭素問王冰注以爲浮薄而虛也　按素平人氣象論云平肝脈來耎弱招招如揭長竿末梢曰肝平又云平肺脈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蓋形容肺脈如毛之義今引爲肝平恐不合）

益實而滑如循長竿曰病此皆弦而太過之象急而勁益强如新張弓弦曰死此則弦之至即所謂眞藏脈也春脈微弦曰平弦多胃氣少曰病但弦無胃氣曰死胃氣冲和之氣也微弦胃氣少但弦無胃氣即上文三者之象也下文做此春以胃氣爲本夏脈鈎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强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其脈來累累如環如循琅玕曰平如環素問作如連珠言其滿盛也琅玕石似珠者來而益數如雞舉足者曰病謂實而勁也

按素平人氣象論云病心脈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又云實而盈數如雞舉足曰脾病今引爲心病之脈亦誤

前曲後居如操帶鈎曰死居素問王冰注曰不動也帶鈎曲而堅者也夏脈微鈎曰

平鈎多胃氣少曰病但鈎無胃氣曰死夏以胃氣爲本秋脈毛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强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内其脈來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曰平車蓋言其浮大而虛也

按平人氣象論平肺脈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前已誤爲心平之脈此二語則經所無也○按仲景傷寒論辨脈法云脈藹藹如車蓋者名曰陽結也此又一義

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病素問王氷注謂中央堅而兩旁虛按之蕭索如風吹毛曰死素問云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王氷謂如物之浮瞥瞥然如風吹毛紛紛然也蓋皆輕虛飄亂之義秋脈微毛曰平毛多胃氣少曰病但毛無胃氣曰死秋以胃氣爲本

冬脉石反者為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强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脉來上大下兊濡滑如雀之啄曰平雀啄上大而末銳也啄啄連屬其中微曲曰病啄啄連屬言搏而數其中微曲言其象似鈎也

按素平人氣象論云喘喘累累如鈎按之而堅曰腎平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至於如鳥之啄乃脾之死脉啄啄連屬其中微曲乃心之病脉不知何以錯誤如此

來如解索去如彈石曰死解索緊而散彈石促而堅也素問云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冬脉微石曰平石多胃氣少曰病但石無胃氣曰死冬以胃氣為本胃者水穀之海水穀皆聚於胃如海為衆水所聚也主稟四時胃屬土土分王四季故曰主稟四時

皆以胃氣爲本是謂四時之變病死生之要會也此總結上文四時之變也

脾者中州也其平和不可得見中州言在四藏之中四藏平和則脾脈在其中故不可得見

衰乃見耳來如雀之啄如水之下漏是脾衰之見也一本無之字

雀啄言其堅銳水下漏言其斷續無常

按平人氣象論云平脾脈來和柔相離如雞踐地曰脾平則脾平之脈亦可見也惟素玉機眞藏論云脾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者也善者不可見惡者可見其說或本此○又按平人氣象論云如鳥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則雀啄屋漏直是死脈不特衰脈也

按此一難不過錯引素問平人氣象論及玉機眞藏論兩篇語不特無所發明且與經文有相背處反足生後學之疑不知何以謬誤至此

十六難曰脈有三部九候有陰陽有輕重有六十首一脈變爲四時三部九候詳素三部九候論陰陽詳第四難輕重詳第五難六十首見素方盛衰論王氷注謂其義不存或謂即各王六十日

之義一脈變爲四時詳十五難但諸設難下文俱無發明疑有脫誤離聖久遠各自是其法何以別之然是其病有內外證凡人所受傷爲病所以驗其病者爲證蓋病合而證分也其病爲之奈何然假令得肝脈五藏脈體詳十三難其外證善潔肝與膽合膽爲清淨之府故善潔面青善怒素陰陽應象大論肝在色爲蒼在志爲怒其內證臍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素刺禁論肝生於左臍左肝之位也動氣真氣不能藏而發現於外也牢者氣結而堅痛者氣鬱而滯其病四肢滿滿閉塞也蓋肢節皆屬於肝左氏傳云風淫末疾閉淋溲便難靈經脈篇云足厥陰循陰股結於陰器故病見於溲便也轉筋靈九針篇云肝主筋故病筋也有是者肝也無是者非也是指上文病證而言如無此病證則雖見肝脈而受病實不在肝也假令得心脈其外證面赤素心在色爲赤口乾心氣通於舌火上炎則乾也喜笑素心在聲爲笑其內證臍上有動氣臍上心之位也按之牢若痛其病煩心心

有痛病在本藏也 掌中熱而啘 靈經脈篇手少陰之脈入掌內故掌中熱啘乾嘔也素至眞要大論諸逆衝上皆屬於火 有是者心也無是者非也假令得脾脈其外證面黃 素脾在色為黃 善噫 噫即噯氣靈口問篇云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為噫脾與胃合故病同也 善思 素脾在志為思 善味 素脾在竅為口故主味 其內證當臍有動氣按之牢若痛 當臍脾位乎中也 其病腹脹滿 素金匱眞言論腹為陰陰中之至陰脾也故病在腹 食不消 脾主磨食 體重 脾主肌肉 節痛 素痿論陽明主束骨而利機關脾與胃合故亦主節 怠惰嗜臥 勞倦亦屬脾也 四支不收 脾主四肢 有是者脾也無是者非也假令得肺脈其外證面白 素肺在色為白 善嚏 靈口問篇陽氣和利滿於心出於鼻故嚏肺氣通於鼻故善嚏也 悲愁不樂欲哭 素肺在志為憂在聲為哭 其內證臍右有動氣按之牢若痛 素刺禁論肺藏於右臍右肺之位也 其病喘咳 肺主氣氣逆則喘咳

灑淅寒熱肺主皮毛有是者肺也無是者非也假令得腎脈其外證面黑素腎在色為黑善恐素在志為恐欠靈曰問篇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又云腎主為欠其內證臍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腎居最下臍下腎之位也其病逆氣下氣不藏則逆上小腹急痛腎治於下故病在小腹泄如下重滑氏云如讀為而。腎主二陰下重氣下墜不收也足脛寒而逆靈經脈篇足少陰腎之脈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踹內故病如此有是者腎也無是者非也

十七難曰經言病或有死或有不治自愈或連年月不已此亦錯引經語非經之全文也其死生一作生死存亡可切脈而知之耶然可盡知也診病若閉目不欲見人者此肝病現證肝與膽合肝病則膽虛故閉目不欲見人脈當得

肝脈强急而長(此肝之本脈)而反得肺脈浮短而濇者死也(證屬木脈屬金爲尅賊也)病若開目而渴心下牢者(此心病現證心主熱熱甚則開目而渴也)脈當得緊實而數(此心之本脈)而反得沉濇(一作濡)而微者死也(此腎之本脈證屬火脈屬水爲尅賊也)病若吐血復鼽衄血者脈當沉細而反浮大而牢者死也(此又一義不以生尅言所謂病虛脈實故死也靈玉版篇云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即此義也)病若譫言妄語身當有熱脈當洪大而反手足厥冷脈沉細而微者死也(此則病實脈虛也手足厥冷兼證言之也)病若大腹而洩者脈當微細而濇反緊大而滑者死也(此亦病虛脈實也靈玉版篇云腹鳴而滿四支清泄其脈大是二逆也○按以上皆發明死病其自愈不已者未及疑有缺文)

十八難曰脈有三部部有四經(三部寸關尺也四經兩手寸關尺各候一藏一府也)手有

太陰陽明手太陰屬肺手陽明屬大陽皆診於右寸足有太陽少陰足太陽屬膀胱足少陰屬腎皆診於左足爲上下部右寸爲上左尺爲下何謂也然手太陰陽明金也足少陰太陽水也金生水水流下行而不能上故在下部也此言左右手循環相生者足厥陰少陽足厥陰屬肝少陽屬膽皆診於左關木也生手太陽少陰火手太陽屬小腸手少陰屬心皆診於左寸火炎上行而不能下故爲上部手心主少陽火手心主即手厥陰心包絡也手少陽屬三焦推本文之義則宜診於右尺生足太陰陽明土足太陰屬脾足陽明屬胃皆診於右關土主中宮故在中部也此皆五行子母更相生養者也以上釋三部四經上下之義下文又論所主之病也脉有三部九候各何所主之然三部者寸關尺也九候者浮中沉也三部各有浮中沉故爲九也上部法

天主胸以上至頭之有疾也此又不以經絡以部位言中部法人主鬲以下至臍之有疾也下部法地此四字一作尺爲下部法而應乎地主臍以下至足之有疾也即素脈要精微論所云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但其候脈法與此微別審而刺之者也謂審其病之上下而析其所在則鍼不誤施也○本義謝氏謂此一節當是十六難中答辭與下文又不相屬其說近是

按素脈要精微論尺內兩旁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其診法與脈經難經俱互異此篇所論六經部位乃素問血氣形志論所謂足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厥陰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爲足陰陽也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心主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爲手之陰陽也以此爲據而後世脈經脈訣因之但素問止言經絡表裏如此並不指爲診脈之位今乃以右尺診心主少陽及第八難以腎爲三焦之原三十九難又謂命門氣與腎通皆互相証明也○按素三部九候論三部指上部中部下部九候謂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上部人耳

前之動脈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部人手少陰也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太陰也今乃以寸關尺爲三部以浮中沉爲九候總無一合蓋內經診脈之法其途不一而難經則專以寸口爲斷於是將經中診法盡附會入之此必別有傳授不可盡議其非然既取經文以發其義自當悉本乎經也

人病有沉滯久積聚可切脈而知之耶然診病一本無病字在右脇有積氣積氣積聚之氣也得肺脈結右脇肺之部也結爲積聚之脈素平人氣象論云結而橫有積矣脈結甚則積甚結微則積微診不得肺脈而右脇有積氣者何也然肺脈雖不見右手當一作脈沉伏沉伏亦積氣之脈右手統指三部言則肺脈亦在其中又右手氣口脈所以候裏也其外痼疾同法耶將異也痼疾凡肌肉筋骨間久留不去之病皆是以其不在藏府故曰外然結者脈來去時一止無常數無常數乃爲結脈之象若有常數者或四十動一止或三十動

一止乃代脈主死不但有積矣蓋結脈之所由生以積聚在內脈道不通故其現脈如此名曰結也伏者脈行筋下也浮者脈在內上行也左右表裏法皆如此言結伏則病在裏結浮則病在表結在右病亦在右結在左病亦在左以此推之則內外左右積氣痼疾其結脈同而浮伏異也故曰法皆如此假令脈結伏者內無積聚脈浮結者外無痼疾有積聚脈不結伏有痼疾脈不浮結為脈不應病病不應脈是為死病也病脈不相應乃見氣已漓血脈不相聯屬故云死也○按凡病與脈不相應者皆為死證不特積聚為然也○又按人病以下至末與前又不類疑是五十二五十五五十六等難內錯簡

十九難曰經言脈有逆順男女有恒而反者何謂也得其脈為順不得其脈為逆恒常也謂各有一定之法也反謂上下之强弱相反如下文所云也經文無考然男子生於寅寅為

本陽也女子生於申申爲金陰也此推本天地初生男女之理而言以明脈之所以異也○按紀氏天錫謂生物之初皆本於子子者萬物之所始也自子推之男左旋三十而至於巳女右旋二十而至於巳是男女嫁娶之數也自巳而懷娠男左旋十月而生於寅女右旋十月而生於申也故男脈在關上女脈在關下關上屬陽得陽之體者應之關下屬陰得陰之體者應之是以男子尺脈恒弱女子尺脈恒盛在關上則尺弱在關下則尺盛也是其常也反者男得女脈女得男脈也盛者反弱弱者反盛也其爲病何如然男得女脈爲不足病在內男得陰脈則陽陷於陰故爲不足內謂心腹之內陽氣入陰則病見於陰位也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隨脈言之也此又以脈之左右驗病之左右也女得男脈爲太過病在四肢女得陽脈則陰越於陽故爲有餘四肢屬乎陽陰氣從陽則病見於陽位也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隨脈言之○此

之謂也陽道全而陰道半故陽得陰脈為不足陰得陽脈為有餘也

二十難曰經言脈有伏匿伏匿於何藏而言伏匿耶引經言無考伏匿謂不見於本位反藏匿於他部而見其脈也然謂陰陽更相乘更相伏也言不拘於一藏也脈居陰部而反陽脈見者為陽乘陰也陽脈即下文浮滑而長是也脈雖時沉濇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言陽雖乘陰而陰猶伏於陽內也脈居陽部而反陰脈見者為陰乘陽也陰脈即上文沉濇而短是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重陽者狂重陰者癲此又因陰陽之伏匿而極言之重陽重陰言不止伏匿陰皆變為陽陽皆變為陰也狂者陽疾癲者陰疾邪氣既盛至傷其神故其病如此素病能論云有病怒狂者生於陽也脫陽者見鬼脫陰者目盲此又因重陰重陽而及之鬼屬陰陽既脫則純乎陰故見鬼目得血而能視陰既脫則血不營於目故目

盲此則重陰重陽之反也

二十一難曰經言人形病脈不病曰生脈病形不病曰死何謂也然人形病脈不病非有不病者也謂息數不應脈數也

言非脈之眞不病也蓋診病以不病調病人一呼二至一吸二至脈數之常若其人旣病則呼吸不齊不能與脈數相應或脈遲而其人之息適緩或脈數而其人之息適促醫者不能審之遂以爲無病而實不然也又或醫者之息不能自調與病者相應則遲數不辨故誤以爲不病亦通經文無考

此大法

按形病脈不病乃邪之受傷猶淺不能變亂氣血故生脈病人不病則邪氣已深伏而未發血氣先亂故死何等直截此答辭甚不中款疑有脫誤

○又按傷寒論辨脈法篇脈病人不病名曰行尸以無王氣卒眩仆不省人者短命則死人病脈不病名曰內虛以無穀氣雖困無苦義亦明曉

二十二難曰經言脈有是動有所生病一脈輒一本無輒字變爲

二病者何也此亦非經之全文乃約經語以成文者也此脈字指經脈言是動所生病見靈經脈篇二病指經文是動以下所舉之病及所生病以下所舉之病有此二者之殊也然經言是動者氣也所生病者血也言脈之動者氣爲之而所生病者則血爲之也邪在氣氣爲是動邪在血血爲所生病此又言氣血之所以病則皆因乎邪也氣主呴之血主濡之呴煦也薰蒸之義濡滋潤之義氣留而不行者不能呴也爲氣先病也血壅一作滯而不濡者壅凝滯也爲血後病也故先爲是動後所生也言邪之中人必先傷乎氣而氣病然後及乎血而血病故云一脈變二病也

按經脈篇是動諸病乃本經之病所生之病則以類推而旁及他經者經文極明曉並無氣血分屬之說

二十三難曰手足三陰三陽脈之度數可曉以不然手三陽之脈三陽靈脈度篇作六陽從手至頭手三陽之脈皆從指末起而終於頭長五尺五六合

三丈（五六合兩手言之也）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胸中（手三陰之脈亦從指末起而至胸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足三陽從足指起至頭）長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胸（足三陰從足趾足心起至胸）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人兩足蹻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蹻脈屬奇經○按蹻脈有陰陽之分左右共四脈不知此何所指○又按陰蹻爲少陰之別陽蹻爲大陽之別靈脈度篇論蹻脈起止專指陰蹻言而不及陽蹻則其長短之數乃陰蹻之數也故帝問蹻脈有陰陽何脈當其數岐伯答曰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蓋陽蹻與陰蹻雖有內外表裏之殊其長短大約相等也）督脈任脈（亦屬奇經督脈在背任脈在腹詳素骨空論）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

尺凡脈長十六丈二尺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按以上皆脈度篇原文全無發明

經脈十二絡脈十五見下二十六難何始何窮也然經脈者行血氣通陰陽以營於身者也其始從中焦注手太陰陽明營出於中焦故脈從中焦始陽明注足陽明太陰太陰注手少陰太陽太陽注足太陽少陰少陰注手心主少陽少陽注足少陽厥陰厥陰復還注手太陰按靈營氣篇論營氣行次序如此然止論營氣非論脈也經文更爲詳備此則略舉言之以爲脈之終始蓋以營行脈中營氣之行即脈之行也義亦可通

別絡十五皆因其原脈所注爲原靈九針十二原篇云原者五藏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氣味也蓋謂五藏之氣皆會

於此而別絡之氣亦因乎此也如環無端轉相灌溉朝於寸口人迎寸口見第一難人迎即左手之寸口脈也朝如朝覲之朝謂會聚於此復稟氣以出也以處百病而決死生也處揆度也即第一難獨取寸口以決死生之義經云明知終始陰陽定矣何謂也見靈終始篇然終始者脈之紀也終始篇云終始者經脈爲紀寸口人迎陰陽之氣通於朝使朝見上使言相爲用也寸口爲陰人迎爲陽如環無端故曰始也終者三陰三陽之脈絕絕則死死各有形死形見下二十四難故曰終也

按靈終始篇云凡刺之道畢於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爲紀陰陽定矣下文云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五藏故瀉者迎之補者隨之此終始蓋指十二經之所起止以迎隨之而補瀉焉非謂氣行爲始脈絕爲終也其終始篇篇末亦載十二經脈絕病形與素問診要經終論同此又一義竝非終始之終也豈可因篇末有十二經經終病形遂誤以終始之終爲即此終耶何其弗深思也○按此節人迎非指兩經所言結喉旁之人迎脈也第

一難單舉寸口則兩手脈俱在其中此節兼舉人迎則右爲寸口左爲人迎正脈經脈訣之所本也

二十四難曰手足三陰三陽氣已絕何以爲候候以證驗之也可知其吉凶不然足少陰氣絕則骨枯以下皆言其候也素六節藏象論云腎其充在骨少陰者冬脈也伏行而温於骨髓腎脈應冬其氣斂藏於內故骨髓不温即肉不著骨骨肉不相親即肉濡而却濡滯也經作軟而却却退縮也肉濡而却故齒長而枯枯經作垢齒肉却則斷上宣故齒長枯不澤也齒者骨之餘故以此驗之髮無潤澤六節象藏論云腎其華在髮無潤澤者骨先死戊日篤己日死按靈經脈篇與此章全文所異不過數字而經文此句之下有土勝水也四字尤明足太陰氣絕則脈不營其口唇口唇經作肌肉口唇者肌肉之本也六節藏象論云脾其華在唇四白其充在肌脈不營則肌肉不

滑澤肌肉不滑澤則肉滿肉滿則唇反滿浮腫也肉腫則唇亦腫而反出於外也

按經脈篇云脈不營則肌肉軟肌肉軟則舌萎人中滿人中滿則唇反極為明白此云肉則難解矣

唇反則肉先死甲日篤乙日死經文有木勝土也四字足厥陰氣絕即一作則筋縮引卵與舌卷引牽引也經脈篇云厥陰之脈循陰器又云循喉嚨之後又云環唇內六節藏象論云肝其華在爪其充在筋厥陰者肝脈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絡於舌本素問厥論前陰者宗筋之所聚故脈不營則筋縮急筋縮急即引卵與舌故舌卷卵縮此筋先死庚日篤辛日死經文有金勝木也四字手太陰氣絕即一作則皮毛焦六節藏象論云肺其華在毛其充在皮太陰者肺也行氣溫於皮毛者也氣弗營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津液

去則皮節傷皮節傷則皮枯毛折（皮枯之皮經文作爪折萎也）毛折者則毛先死丙日篤丁日死（經文有火勝金也四字）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六節藏象論心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血不流則色（一本無色字）澤去故面色黑如黧（黧黑黃色也）此血先死壬日篤癸日死（經文有水勝火也四字）三陰氣俱絕則目眩轉目瞑（靈大惑論云五藏六府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前二十難云脫陰者目盲亦此義也眩經作系○按三陰經作五陰蓋胞絡與心同候也故經文亦無手厥陰之候）目瞑者為失志（靈大惑論云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失志者則志先死死即（一作則）目瞑也（經文作志先死則遠一日半死矣）六陽氣俱絕則陰與陽相離（陽不附於陰也）陰陽相離則湊理泄絕汗乃出（靈終始篇太陽終者絕皮乃絕汗絕汗則終矣）大如貫珠

轉出不流此二句明絶汗之狀經文之所無也即氣先死氣屬於陽也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按靈經脈篇無三陽分候之法此有總論六陽氣絶一段若終始篇及素診要經終論俱有三陽絶候法今旣以三陰三陽爲問則當并引經文以証明之尤爲詳備。又按此篇直是靈樞經脈篇原文所易不過數字並無發明

二十五難曰有十二經五藏六府十一耳其一經者何等經也靈九針論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精與志也六府小腸大腸胃膽膀胱三焦主出納水穀如府庫之司出入故曰府也

然一經者手少陰與心主別脈也心主與三焦爲表裏靈九針論足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厥陰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手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心主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別脈謂心主本心之宮城宜與心爲表裏乃反別與三焦爲表裏別爲一經故成十二經也三焦上焦中焦下焦也俱有名而無形故言經有

十二也。

按言三焦為無形已屬未當言手心主為無形則斷無是說心主者即心之包絡有脂膜以衛心者也安得無形其所以不得謂之藏者蓋心主代心行事本無所藏故不以藏名也三焦辨詳三十八難。難經言手心主與三焦凡八見第八三十一三十六三十八三十九六十二六十六及此篇俱當參觀

二十六難曰經有十二。絡有十五。餘三絡者是何等絡也。

靈九針十二原篇云經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

然有陽絡有陰絡有脾之大絡

靈經脈篇脾之大絡名曰大包出淵液下三寸布胸中

陽絡者陽蹻之絡也陰絡者陰蹻之絡也

蹻脈詳二十三難

故絡有十五焉

按十五絡靈經脈篇明指十二經之別與督任之別及脾之大絡共十五絡皆有穴名及病形治法此以二蹻當之未知何出

二十七難曰脈有奇經八脈不拘於十二經何謂也奇讀如奇偶之奇奇謂無手足配偶如十二經也詳下篇然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脈者皆不拘於經故曰奇經八脈也詳見下篇經有十二絡有十五凡二十七氣相隨上下出見前篇何獨不拘於經也然聖人圖設溝渠通利水道以備不然不然猶言不虞也天雨降下溝渠溢滿當此之時雱霈妄作一作行聖人不能復圖也此以水道喻人身血脈之道此絡脈滿溢諸經不能復拘也言血脈充盛十二經不足以容之則溢出而為奇經故奇經為十二經之別脈也

二十八難曰其奇經八脈者既不拘於十二經皆何起何

繼也繼續也脈經作繫然督脈者起於下極之俞俞即穴也下極即長強穴屬督脈在脊骶骨端並於脊裏脊裏背脊中也上至風府風府屬督脈在項上入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入屬於腦

靈經脈篇督脈之別名曰長強挾膂上項散頭上下當肩胛左右別走太陽入貫膂實則脊強虛則頭重素問骨空論督脈者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絡循陰器合篡間繞篡後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與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其男子循莖下至篡與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貫齊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脣上繫兩目之下中央此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為衝疝其女子不孕癃痔遺溺嗌乾

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中極穴屬任脈在臍下四寸中極之下蓋指會陰穴也以上至毛際前陰之上循腹裏即中極穴上關元關元穴在臍下三寸至咽喉素骨空論至咽喉之下有上頤循面入目六字靈經脈篇任脈之別名曰尾翳下鳩尾散於腹實則腹皮痛虛則癢搔

衝脈者起於氣衝足陽明經穴在毛際兩旁並足陽明之經素痿論云

衝脈者經脈之海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於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衝而陽明爲長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俠**一作夾**齊上行至胸中而散**一本有也字

按氣衝骨空論作氣衝即氣衝別名也並足陽明之經素問骨空論作並少陰之經靈順逆肥瘦論云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其上者出於頏顙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於氣街雖陽明與少陰經文互異然兩經不甚相遠皆衝脈所過義無害也又靈五音五味篇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

帶脈者起於季脇季脇屬足厥陰章門穴之分**迴身一周**謂周身圍轉如人束帶之狀以束諸脈也

靈經別篇足少陰之正至膕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當十四椎出屬帶脈○又按帶脈穴在季脇下一寸八分屬足少陽膽經

陽蹻脈者起於跟中循外踝上行外踝大骨下申脈穴○按素繆刺論邪客於足陽蹻之脈令人目痛從內眥始刺外踝之下半寸所即此穴也**入風池**風池在耳後寸半屬膽經

陰蹻脈者亦起於跟中循內

踝上行（內踝骨下照海穴）至咽喉交貫衝脈（衝脈亦至咽喉也靈樞脈度篇云蹻脈者少陰之別起於然骨之後上內踝之上直上循陰股入陰上循胸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頄屬目內眥合於太陽陽蹻而上行氣并相還則爲濡目氣不營則目不合又云蹻脈有陰陽何脈當其數岐伯曰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當數者爲經其不當數者爲絡也）陽維陰維者維絡於身溢畜不能環流灌溢諸經者也（此二句未詳滑氏本義謂當在十二經亦不能拘之之下○按維絡於身之下必有缺文後人誤以此二句移入此處故難通也）故陽維起於諸陽會也陰維起於諸陰交也（按二維之脈經無明文其起止蓋不可考）比於聖人圖設溝渠溝渠滿溢流於深湖故聖人不能拘通也而人脈隆盛入於八脈而不還周（不還周言不復歸於十二經也）故十二經亦不能拘之（此段即上章之義）其受邪氣畜則腫熱（言邪氣入於其中則鬱滯不通而爲腫爲熱）砭射之也（此言治之之法蓋奇經之

脈不能還周故邪氣無從而出惟用砭石以射之則邪氣因血以泄病乃已也

二十九難曰奇經之爲病何如然陽維維於陽陽陽經身之表也陰維維於陰陰陰經身之裏也陰陽不能自相維則悵然失志溶溶不能自收持溶溶浮蕩之貌陽維爲病苦寒熱陽主外陽氣不和故生寒熱也陰維爲病苦心痛陰主内心爲少陰陰氣不和故心痛也○按素問刺腰痛論曰陽維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怫然腫刺陽維之脈脈與太陽合腨下間去地一尺所飛陽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拂拂然甚則悲以恐刺飛陽之脈在内踝上五寸少陰之前與陰維之會陰蹻爲病陽緩而陰急言陽脈弛緩而陰脈結急也陽蹻爲病陰緩而陽急言陰脈弛緩而陽脈結急也蓋蹻者蹻捷之義故其受病則脈絞急也○按素問繆刺論曰邪客於足陽蹻之脈令人目痛從内眥始刺外踝之下半寸所靈熱病篇曰目中赤痛從内眥始取之陰蹻又寒熱病篇曰足太陽有通頂入於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頭目痛取之在項中兩筋間入腦乃別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入陰

陰出陽交於目銳眥陽氣甚則瞋目陰氣甚則瞑目以上諸證皆蹻脈所過之地也觀前篇論蹻脈起止之法自明

衝之為病氣逆而裏急衝脈從氣衝至胸中故其為病氣逆而裏急也○按素問舉痛論曰寒氣客於衝脈衝脈起於關元隨腹直上寒氣客則脈不通脈不通則氣因之故喘動應手即此意也

督之為病脊強而厥督脈行背故脊強而厥厥亦逆也

任之為病其內苦結結堅結凝滯也任脈起胞門行腹故為內結男子為七疝七疝者一厥二盤三寒四癥五附六脈七氣或云寒水筋血氣狐癩也女子為瘕聚瘕者假物成形聚者凝聚不散也蓋男陽屬氣女陰屬血故病亦殊也素問骨空論任脈為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衝脈為病逆氣裏急督脈為病脊強反折與此正同

帶之為病腹滿腰溶溶若坐水中帶脈二穴主治腰腹之疾溶溶如坐水中寬漫不收而畏寒也

此奇經八脈之為病也

按此章以上皆論脈法起止及診候之要

難經經釋卷上終

難經經釋卷下

盧國秦越人扁鵲著　吳江後學徐大椿靈胎釋

三十難曰營氣之行常與衛氣相隨不（相隨言相合而並行也）然經言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乃傳於（一作與）五藏六府五藏六府皆受於氣（言受穀氣）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行脈中衛行脈外（營主血故在脈之中衛主氣故在脈之外素問痺論云營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藏灑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脈也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慓疾滑利不能入於脈也）營周不息五十而復大會（五十謂五十營也詳見第一難中）陰陽相貫如環之無端故知營衛相隨也

按此段即靈樞營衛生會篇中語經文穀入於胃句下有以傳於肺四字下文云五藏六府皆以受氣義尤明白今刪去四字則胃何以便入於五藏

六府此處關係最大豈可少此一語致爭藏府傳道之法

三十一難曰三焦者何稟何生稟受也何始何終言其經之起止也其治常在何許可曉以不治猶縣治之治其所居之地也然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此總釋三焦之義言其所稟所生在水穀而其所始所終在氣也上焦者在心下下膈膈膈也心下有膜遮隔濁氣謂之膈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內謂納水穀也其治在膻中玉堂下一寸六分直兩乳間陷者是膻中穴屬任脈下句是指膻中之所在言在玉堂穴下一寸六分直當也中焦者在胃中脘中脘穴亦屬任脈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治在臍傍臍傍天樞穴也屬胃脈下焦者一本有在臍下三字當膀胱上口膀胱上口闌門也主分別清濁清者入於膀胱而為溺濁者入於大腸而為滓穢主出而不內以

傳道也其治在臍下一寸臍下一寸名陽交穴屬任脈故名曰三焦其府在氣街府猶舍也藏聚之義言其氣藏聚於此也滑氏太義以此句爲錯簡非ハ按素問骨空論衝脈起於氣街注云足陽明經穴在毛際兩旁是也靈樞營衛生會篇云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還至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營俱行於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會於手太陰矣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下焦者別迴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又曰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素靈蘭秘典論云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觀此數條義更明備。

三十二難曰五藏俱等而心肺獨在鬲一作膈下同上者何也在鬲上言其位獨高處於胸鬲之上也然心者血肺者氣血爲營氣爲衛素五藏生成論云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蓋營行脈中故血爲營衛行脈外故氣爲衛相隨上下謂之營衛上下謂五十息周於

身也說見第一難中通行經絡營周於外通行經絡言十二經無所不通而周行於藏府之外也故令心肺獨在高上也營衛為一身之統攝而心肺主之故獨居高上以宰之也

三十三難曰肝青象木肺白象金肝得水而沉木得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沉其意何也肝居肺下故曰得水而沉肺居肝上故曰得水而浮言肝既屬木則當浮而反沉肺既屬金則當沉而反浮與金木之本體不類故設問也然肝者非為純木也乙角也木屬陽乙為陰木志在從金故曰非純角於五音亦屬木庚之柔庚為陽金乙與庚合剛柔相配則乙之剛為庚庚之柔為乙也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大而言之即天地之陰陽小而言之即人倫之夫婦其理一也釋其微陽而吸其微陰之氣其意樂金婦有從夫之義乙為陰木故曰微陽樂金謂樂從乎金也又行陰道多肝屬足厥陰經位乎高下故曰行陰道多故令肝得水而沉也得水而沉言得其滋養與

下文得熱正相反又金性本沉亦有從夫之義肺者非爲純金也辛商也金屬陰辛爲陰金志在從火故曰非純商於五音亦屬金丙之柔丙與辛合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陰辛爲陰金故曰微陰婚而就火婚猶婚嫁之婚言嫁於火也其意樂火又行陽道多肺屬手太陰經位乎鬲上故曰行陽道多故令一本無令字肺得水而浮也火性本浮亦從乎夫也肺熱而復沉肝熱而復浮者何也肺氣熱則清氣下墜肝氣熱則相火上升故知辛當歸庚乙當歸甲也肝得熱則微陰不足以相吸肺得熱則亢陽適見其可畏則陰木與陽木陰金與陽金自爲配偶而復其本體浮沉之性也

三十四難曰五藏各有聲色臭味皆可曉知以不然十變言肝色青此亦本五行而言也青者木之色也十變未詳其臭臊木之氣也其味酸木之味也其聲呼呼引而長亦木之象也其液泣肝竅於目故爲泣心色赤火之色也其臭焦火之氣也

其味苦火之味也其聲言言散而揚爲火之象○按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作在聲爲笑其液汗汗者血之標心主血故爲汗脾色黃土之色也其臭香土之氣也其味甘土之味也其聲歌歌緩而敦爲土之象其液涎脾竅於口故爲涎肺色白金之色也其臭腥金之氣也其味辛金之味也其聲哭哭悲而激爲金之象其液涕肺竅於鼻故爲涕腎色黑水之色也其臭腐水之氣也其味鹹水之味也其聲呻呻沉而咽爲水之象其液唾腎竅於舌下故爲唾是五藏聲色臭味也○

按發難言聲色臭味而答詞增出其液一條即爲贅語若靈九針篇素宣明五氣論有五并五惡五禁五主等語又俱遺去既無發明而問答又不相應何也○又按五藏之聲靈九針篇素宣明五氣論俱云心噫肺欬肝語脾吞腎欠而此則爲呼言歌哭呻則本之素陰陽應象大論蓋彼以病之所發言此以情之所發言其理一也讀經者皆當推測其義如此則無不貫矣

五藏有七神各何所藏耶。然。五藏藏七神者脾與腎兼兩神也見下文藏者人之神氣所舍藏也。故肝藏魂。肝屬陽魂亦屬陽靈本神篇云隨神往來者謂之魂謂知覺之靈處也肺藏魄。肺屬陰魄亦屬陰本神篇云竝精而出入者謂之魄謂運動之能處也心藏神。本神篇云兩精相搏謂之神謂陰陽合體之妙機也素靈蘭秘典論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脾藏意與智。本神篇云心有所憶謂之意因慮而處物謂之智蓋脾主思故也素刺法篇云脾為諫議之官智周出焉腎藏精與志也。本神篇云初生之來謂之精意之所存謂之志素靈蘭秘典論云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

按靈九針篇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精與志也素調經論云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而此成形與此頗異若七神二字經文無見答語既無所發明至以腎之精亦謂之神恐未安

三十五難曰。五藏各有所府皆相近。而心肺獨去。大腸小

腸遠者何謂也○肝之府膽脾之府胃腎之府膀胱其位皆相近心之府小腸肺之府大腸皆相遠也然經言心營肺衞○血為營心主血故營屬心氣為衞肺主氣故衞屬肺通行陽氣○陽氣即營衞之氣靈樞營衞生會篇云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是也故居在上○謂其位最高大腸小腸傳陰氣而下○陰氣濁氣也謂穢滓故居在下○謂其位在下所以相去而遠也○所司不同所以經雖相合而位則相遠也又諸府皆陽也清淨之處○今大腸小腸胃與膀胱皆受不淨○其意何也○謂陽宜清淨而反受穢濁獨不及膽者膽無施受故也然諸府者謂是非也○言諸府雖屬陽而非皆清淨之處也經言小腸者受盛之府也○素靈蘭秘典論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言受胃之物化其渣滓也大腸者傳瀉行道之府也○素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膽者清淨之府也○素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蓋膽無受無瀉助肝以決謀慮而已所以謂之清淨之府也胃者水穀之府

也。素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 膀胱者津液之府也。素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此五藏之府也 一府猶無兩名故知非也。言諸府各有名如上文所云皆實指其受穢濁者也惟膽名為清淨故不受穢濁若餘府亦名清淨則有兩名矣

按此又與問意不準對者問謂陽宜清淨何以反受不淨非謂其名何以不稱清淨也今止約舉經文以明其不清淨之實與諸府屬陽之義仍未分曉當云藏府之分陰陽不以清濁言而以動靜內外言故陰反清而陽反濁如此則其義曉然矣

小腸者心之府。大腸者肺之府。膽者肝之府。胃者脾之府。膀胱者腎之府。靈本輸篇云肺合大腸心合小腸肝合膽脾合胃腎合膀胱此之謂也 小腸謂赤腸。大腸謂白腸。膽者謂青腸。胃者謂黃腸。膀胱者謂黑腸。此以五行之色名其腸以為配五藏之徵也蓋皆名為腸則俱受穢濁所以明不淨之故也 下焦之一本無之字 所治也。靈營

衛生會篇云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故五府皆下焦之氣所治也

三十六難曰藏各有一耳腎獨有兩者何也兩謂左右各一也然腎兩者非皆腎也謂一爲腎一則非腎也其左者爲腎右者爲命門命門者諸神精之所舍舍藏也言一身之精神皆藏於此也原氣之所繫也原氣即元氣言根柢乎此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精施化之具胞受孕之處此乃性命之原先天之所由立故曰命門也故知腎有一也其一爲命門而非腎則腎止有一耳

按靈素並無右腎爲命門之說惟靈根結篇云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靈衛氣篇亦云命門者目也素陰陽離合論云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名曰陰中之陽經文所云止此又靈大惑論云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此目之所以稱命門之義也若腎之有兩則皆名爲腎不得名爲命門蓋腎爲牝藏其數偶故北方玄武亦有龜蛇二物龜爲陰中之陰蛇爲陰中之陽即是道也但右主腎中之火左主腎中

之水各有所司耳若命門之說則黄庭經所謂後有幽闕前命門意頗相近而注家又以命門爲臍則其說亦不足引據愚謂命門之義惟衝脉之根柢足以當之素舉痛論云衝脉起於關元關元穴在臍下三寸靈逆順肌瘦論云衝脉者五藏六府之海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於氣街海論又以衝脉爲血海此其位適當兩腎之中真可稱爲命之門其氣雖與腎通然不得以右腎當之也

三十七難曰。五藏之氣。於何發起。通於何許。發起言其本之所出通言其氣之所注也可曉以不。然。五藏者。當上關於九竅也。竅皆在上故曰上關謂其氣與九竅通也

故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香臭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黑白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舌主辨味故和則能知五味口主納穀故和則能辨五穀腎氣通於耳。耳和則知五音矣。

按此段乃靈脈度篇全文止易數字而病百出矣經云五藏常內閱於上七竅也謂鼻二竅目二竅耳二竅口與舌雖分而實合為一竅共為七竅若九竅則當合二陰竅為言蓋腎又通於二陰也今除二陰而曰九竅即口與舌分為二竅亦止八竅不得名九竅也○又鼻和目和五項經作肺和肝和蓋藏氣和則七竅應以見上關之故若云鼻和目和則七竅豈能自和此又與發問之意不相顧矣

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不通謂氣不得上達而失其官也六府不和則留結為癰五藏神氣之所舍故不和則止九竅不通而已六府則血氣滓穢之所出入故不和則有形之物積聚而為癰也邪在六府則陽脈不和陽脈手足三陽之脈也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脈盛矣氣屬陽故也邪在五藏則陰脈不和陰脈不和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脈盛矣血屬陰故也不和者其邪在內盛則脈之見乎外者也

按此段亦靈脈度篇原文但經文陽脈盛陰脈盛二脈字作氣字此處易作脈字本素問六節藏象論篇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

病在陽明四盛以上爲格陽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陰四盛以上爲關陰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以上爲關格諸語并合成文亦頗簡冽

陰氣太盛則陽氣不得相營也故曰格陽氣太盛則陰氣不得相營也故曰關陰陽俱盛不得相營也故曰關格營和澤也關者閉絶之義格者捍拒之義關格者不得盡其命而死矣言陰陽之氣相睽雖元氣未盡亦必至死不能盡其天年也

按此篇自首至此皆靈脈度篇原文而止易數字既無發明又將關格二字陰陽倒置關千古之疑案不知傳寫之誤抑真越人之擅易經文也脈度篇曰陰氣太盛陽氣不能營故曰關陽氣太盛陰氣不能營故曰格素六節藏象篇曰人迎四盛以上爲格陽寸口四盛以上爲關陰靈終始篇又云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脈口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陰溢陰爲內關經文鑿鑿竝無以陰盛爲格陽盛爲關者而越人故

違之何也又仲景傷寒論云寸口脈浮而大浮為虛大為實在尺為關在寸為格尺亦屬陰寸亦屬陽此關格雖與經文微別然其配陰陽亦本內經此又一徵也

經言氣獨行於五藏不營於六府者何也然夫氣之所行也如水之流不得息也故陰脈營於五藏陽脈營於六府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而不覆溢言不至過盛而溢於經脈之外也人氣內溫於藏府外濡於湊理濡潤也湊理肌膚毛孔分理湊合處也

按營衛通行藏府並無行藏不行府之說此段問答蓋引靈脈度篇文而又誤解其義者也經之原文云黃帝曰蹻脈安起安止何氣營水岐伯答曰蹻脈者少陰之別起於然骨之後上內踝之上直上循陰股入陰上循胸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頄屬目內眥合於太陽陽蹻而上行氣并相還則為濡目氣不營則目不合黃帝曰氣獨行五藏不營六府何也岐伯答曰氣之不得無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故陰脈營其藏陽

脈營其府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流溢之氣內溉藏府外濡湊理經文如此則所謂氣者指蹻脈之氣所謂行藏不營府者以岐伯專明陰蹻之所起止而不及陽蹻其所言皆陰經之道路故疑而發問也今除去蹻脈一段則所謂氣者何氣所謂行五藏不營六府又何所指也問答皆引經文全無發明已屬無謂又謬脫至此豈越人而疎漏如斯也○又末二句經文流溢之氣四字改作人氣二字更不分曉

三十八難曰藏唯有五府獨有六者何也然所謂府有六者謂三焦也有原氣之別焉即六十六難所謂原氣之別使也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其經屬手少陽此外府也言在諸府之外故曰外府○按靈本輸篇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以其不附於藏故曰孤府即外府之義故言府有六焉

按靈素之言三焦者不一皆歷歷言其文理厚薄與其出入貫布況既謂之府則明是藏畜泌瀉之具何得謂之無形但其周布上下包括藏府非若五府之形各自成體故不得定其象然謂之無形則不可也

三十九難曰經言府有五藏有六者何也經文無考然六府者止有五府也謂三焦不附於藏故不名爲府如上條所云也五藏亦有六藏者謂腎有兩藏也其左爲腎右爲命門命門者謂一本無謂字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其氣與腎通故言藏有六也言命門氣雖通於腎而實則非腎故不得與腎同爲一藏也府有五者何也然五藏各一府三焦亦是一府然不屬於五藏故言府有五焉府者對藏而言既不附於藏則亦不名爲府也命門辨說詳見三十六難條下

按上二條發難最爲緊要但答詞未盡合蓋三焦與心主爲表裏但心主爲心之宮城雖其經亦屬手厥陰實即心之外膜與心同體自不得別分爲一藏而三焦則決瀆水道自成一府不得以不偶於藏遂不以府名之故五藏六府不可損益其名也若欲出入其說[illegible]絡亦可與心分爲一藏

并命門為七藏若胞絡亦指為府則又可稱七府矣

四十難曰經言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肺主聲腎主液按此五主經文彙考鼻者肺之候而反知香臭耳者腎之候而反聞聲其意何也三十七難肝氣通於目則宜主色脾氣通於口則宜主味二者皆得其位獨鼻反受心之應耳反受肺之應為失其位故以為問

然肺者西方金也金生於巳巳者南方火火者心心主臭故令鼻知香臭腎者北方水也水生於申申者西方金金者肺肺主聲故令耳聞聲此以五行長生之法推之也木長生於亥火長生於寅金長生於巳水土長生於申以其相生故互相為用也

按此條發問未知所本至四十九難則發揮甚詳義頗可觀而此處詮釋然屬支離蓋肝與心俱陽故能視能言從內出外肺與腎俱屬陰故能臭

能聽從外入內各有至義無容穿鑿也況既以相生之義爲解則肝木生於亥耳何以不吐涎心火生於寅舌何以不能辨色脾土亦生於申口何以不能聞聲耶

四十一難曰肝獨有兩葉以何應也何應謂其義何所應也○按下條云肝有七葉蓋於兩葉中細分之左則三歧右則四歧也

然肝者東方木也木者春也萬物一本有之字始生其尚幼小言物皆生於春其體皆幼肝應乎其時得萬物初生之體非謂春時肝始生也意無所親去太陰尚近離太陽不遠素金匱真言論云陽中之陽心也陰中之陰腎也陰中之陽肝也腎水太陰爲肝之母心火太陽爲肝之子肝爲陰中之陽居腎之上心之下故云尚近不遠也無親謂不專屬也猶有兩心兩心或從乎陽或從乎陰也○按下文肝有七葉左三葉奇數從陽之義右四葉偶數從陰之義故令有兩葉亦應木葉也凡木之甲拆皆兩葉此乃木之本體故肝與之相應

四十二難曰。人腸胃長短。受水穀多少。各幾何。然。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言其四圍。徑言其口之廣。凡圓形者徑一則圍三。故圍大一尺五寸。則徑五寸也。下文倣此。長二尺六寸。横屈受水穀三斗五升。胃在腹中。其形盤曲而生。故曰横屈。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留者存於中不使出也。出即胃虛飢而思食。故一日必再食也。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三八得二寸四分。餘一分亦三分之。故云少半。言不及半分也。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大半。半合有餘也。迴腸迴一作回腸大四寸。迴腸即大腸。以其迴曲。故曰迴腸。徑一寸半。

按以圍三徑一之法約之。則大四寸者。徑當一寸三分分之少半。此云一寸半。疑誤。

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廣腸。大腸以下至肛門。受

穢滓之處俗名植腸以其最廣故曰廣腸徑二寸半。按此以圍三徑一之法約之則又不止二寸半當得二寸六分分之大半下文云徑二寸大半爲是此疑誤脫大字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按廣腸止云受穀而不及水義最精細蓋水穀入大腸之時已別泌精液入於膀胱惟糟粕傳入廣腸使從大便出故不云受水多少也此義諸家之所未及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總上文而計之也。按靈腸胃篇又有脣至胃口共長二尺四分合共長六丈四寸四分乎人絶穀篇則除去脣至胃共長五丈八尺四寸正與此同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按總上受水穀之數靈平人絶穀篇云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乃爲合數而此數則與上文不符未知何故或傳寫之誤

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肝重二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魂義見三十四難下同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

孔竅也盛精汁三合（謂孔中所藏之精血也）主藏神。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扁廣謂形不正圓其闊三寸也），長五寸，有散膏半斤（散膏津液之不凝者），主裹血，溫五藏，主藏意（裹血謂統之使不散也五藏皆稟氣於脾胃故受其氣以溫煖也）。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垂下爲葉旁出爲耳共成八葉也），主藏魄。腎有兩枚，重一斤二兩，主藏志（兩枚即上文所謂左爲腎右爲命門者也）。

按前條以右爲命門今曰腎有兩枚前後互異

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上言五藏以下言六府）。胃重二斤十四兩（一作一兩），紆曲屈伸（謂統計其屈曲處也），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一作容）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重二斤十四

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左迴一作回下同疊積十六曲盛一作容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大腸重三一作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按上云二寸半此少半字當臍右迴疊積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靈腸胃篇云迴腸當臍左環迴周葉積而下迴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上三條長短受盛與上文俱同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膀胱亦不正圓故曰縱廣盛溺九升九合水從大腸滲入膀胱則為溺不與穀同居故不曰水而曰溺此越人精微處也口廣二寸半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巳後即以下也會厭吸門也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謂口內可受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二兩一作十兩○靈腸胃篇咽門重一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

六寸（咽門謂咽物之處即俗名食脘者也下通於胃）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喉嚨即出聲之處即俗名喉脘者也下通於肺九節有四薄骨相連絡其節有九也）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肛門即廣腸此條長短受盛亦與上同）

按靈腸胃篇及平人絶穀篇論腸胃大小長短與此不殊其論藏府輕重惟舌重十兩咽門重十兩靈腸胃篇有之餘皆不知所本至中間所論藏府受盛精汁等語則亦經文所無不知其別有所授歟抑兩經固有之而今殘缺也

四十三難曰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何也然人胃中當有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即上條所謂横屈受水穀三斗五升也）故平人日再至圊（圊廁也）一行二升半（行水穀化糟粕行去也）日中五升（日中五升靈作一日中五升言一日之中共去

五升也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津液俱盡即死矣。津液由水穀而生水穀盡則津液亦亡矣

按此段與靈樞平人絶穀篇問答俱不易一字絶無發明又經文更有論腸胃虛實數語在此段之前最有精義今復遺去尤爲無識

四十四難曰。七衝門何在。衝者衝要之地也然。唇爲飛門。飛飛動之義齒爲戶門。齒有關鍵之象如家之有戶物不得經出入也會厭爲吸門。會厭謂物之所會聚以能掩閉勿使物誤入吸吸納處也胃爲賁門。賁猶奔也物入於胃疾奔而下太倉也太倉下口爲幽門。靈脹論胃者太倉也以其聚物如倉廩故曰太倉下口接小腸處也幽深晦之地與上下出入處至遠也大腸小腸會爲闌門。會者小腸之下大腸之上小腸爲受盛之官化物出焉納滓穢於大腸泌津液於膀胱水穀於此而分別焉故曰闌門謂闌截分別不得并出入也下極爲魄門。極底也魄門即肛門也飲食至此精華已去止存形質故曰魄門即所謂鬼門也又肺藏魄肛門連大腸與肺爲表裏故曰魄門素五藏別論云魄門亦

爲五藏使水穀不得久藏故曰七衝門也。

按此條亦未知所本

四十五難曰：經言八會者，何也？會，聚也。氣之所聚，共八穴也。

然：府會大倉，太倉屬任脈，即中脘穴，在臍上四寸。六府取稟於胃，故爲府會。藏會季脇，季脇屬足厥陰，即章門穴，在大橫外，直齊季肋端，脾募也。五藏皆稟於脾，故爲藏會。筋會陽陵泉，陽陵泉屬足少陽。足少陽之筋結膝外廉，即此穴。肝主筋，而膽其合也，故爲筋會。髓會絶骨，絶骨屬足少陽，即懸鐘穴，在外踝上四寸。靈經脈篇論足少陽之脈云：是主骨。蓋諸髓皆屬於骨，故爲髓會。血會膈俞，膈俞屬足太陽，在項後第七椎下，去脊傍一寸半，在中焦之分，化精微而爲血之地也，故爲血會。骨會大杼，大杼屬足太陽，在項後第一椎下，去脊旁一寸半。靈海論云：衝脈爲十二經之海，其輸在於大杼。動輸篇云：衝脈與腎之大絡起於腎下。蓋腎主骨，膀胱與腎合，故爲骨會。脈會太淵，太淵屬手太陰，在掌後陷中，即寸口也。肺朝百脈，故爲脈會。義詳第一難中。氣會三焦外一筋直

兩乳內也。三焦外謂在焦膜之外兩乳內謂兩乳之中任脈之所過即膻中穴也靈經脈篇手少陽之脈是主氣又海論篇云膻中者為氣之海故為氣會熱病在內者取其會之氣穴也。熱病在內則邪氣已深不可淺治故必從其氣所會聚之處攻取其邪乃能已疾也其會謂各視其病之所在審取其所當治之會也

按八會於經無所見然其義確有所據此必古經之語今無所考也

四十六難曰。老人臥而不寐少壯寐而不寤者何也。寐日瞑而神藏也寤說文云覺而有信也蓋寤而心有所億不能成寐也然。經言少壯者血氣盛。肌肉滑。滑澤也氣道通。營衛之行不失於常。靈營衛生會篇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平旦而陽受氣日入而陰受氣如是無已此之謂也故晝日精。精精敏不倦也夜不寤也。老人血氣衰。肌肉不滑。營衛之道濇。濇謂不利順也故晝不能精。夜不寐也。故知老

人不得寐也

按此章之失更多難經本以釋經乃此問答即鈔録靈樞營衛生會篇語而改易數字便多語病經云黃帝問曰老人之不夜瞑者少壯之人不晝瞑者何氣使然問詞何等簡括言不晝瞑則晝之精與夜之安寐俱在其内今改寐而不寤似不分晝夜語便糊塗又營衛之道濇句經文作氣道濇其營氣衰少而衛氣内伐蓋營氣少則血不充而神不能藏衛氣内伐則氣不盛而少陽倦故晝不精夜不寐今改作營衛之道澀便不分曉既無發明又不能體察經義每易一字必多謬失此所不解也

四十七難曰人面獨能耐寒者何也然人頭者諸陽之會也

諸陽謂六陽經之脈也

諸陰脈皆至頸胸中而還獨諸陽脈皆上至頭耳

靈逆順肥瘦論云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此之謂也

故令面耐寒也

按此章問答亦本靈邪氣藏府病形論經文云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又云其皮又厚其肉堅故天熱甚寒不能勝之也此改作諸陽經之氣皆上於頭蓋本逆順肥瘦論篇義移作此處注解理極明當此等處實與經文異致而同歸也

按自三十難至此皆論營衛藏府形質體用之理

四十八難曰。人有三虛三實。何謂也。然有脈之虛實。有病之虛實。有診之虛實也。診候也證也 脈之虛實者。濡者為虛。濡柔弱耎滯也傷寒論云諸濡亡血又云濡則衛氣微可見濡為氣血兩虛之候 緊牢者為實。弦勁曰緊堅實曰牢素平人氣象論脈盛而緊曰脹傷寒論云趺陽脈緊者脾氣强又云寒則堅牢可見緊牢為邪氣實之候脈不止此二種舉此以類推也 病之虛實者。出者為虛。出謂精氣外耗如汗吐瀉之類凡從內出者皆是 入者為實。入謂邪氣內結如能食便閉感受風寒之類凡從外入者皆是 言者為虛。不言者為實。言多言也病氣內乏神氣自清故惺惺能言也不言不能言也邪氣

外攻昏亂神智也言不言亦即上出入之義緩者爲虛急者爲實緩病來遲也正氣奪而邪氣微則病漸深急病來驟也正氣未瀉而邪氣盛則病疾速也診之虛實者濡者爲虛牢者爲實按脈經引此條無此二句疑因上文而重出也癢者爲虛痛者爲實血氣少而肌肉不能充則癢邪氣聚而營衛不得和則痛外痛內快爲外實內虛內痛外快爲內實外虛此則須按而候之也凡虛者可按實者不可著手故按之而痛處爲實快處爲虛也故曰虛實也

四十九難曰有正經自病有五邪所傷何以別之正經本經也五邪謂五藏之邪互相賊也詳下文然憂愁思慮則傷心思慮出於心故過用則受傷形寒飲冷則傷肺肺藏本寒故外受風寒內飲冷水則受傷也恚怒氣逆上而不下則傷肝肝在志爲怒恚怒則木氣鬱而上冲故受傷也飲食勞倦則傷脾脾爲倉廩之官主納飲食四肢皆屬於脾勞倦必由四肢故過

用則脾受傷也久坐濕地強力入水則傷腎○濕傷於下故濕先歸腎又腎為作強之官水又腎之類故強力入水則腎受傷是正經一本有之字自病也○何謂五邪○然有中風○肝為風木故風先入肝有傷暑○心為君火暑火之氣也故心受之有飲食勞倦○此言脾之受邪也義見上有傷寒○此言肺之受邪也義見上有中濕○此言腎之受邪也義見上此之謂五邪

按上二段分自病五邪甚無別白飲食勞倦傷寒中濕三項即上段語則自病即五邪五邪即自病也豈不混肴蓋上段即靈邪氣藏府病形篇及素本病論原文此易數字但靈素並不分自病與五邪故心肝二藏則以憂愁恚怒言餘則皆以六淫之邪言各舉所重此又一義也若欲分別則內經自有妙義可尋素陰陽應象大論云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此真本經自病之證若外感則靈九針篇云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濕此皆外邪所傷之證豈不鑿鑿可據乃既欲分別而仍只一端不特義例不明亦且詞語不順作書者豈當日未之思耶抑求而不得其義也

假令心病何以知中風得之言心得中風之病也下倣此然其色當赤何以言之肝主色見四十難下同自入爲青自入肝中風也素陰陽應象大論肝在色爲蒼入心爲赤心中風也素心在色爲赤入脾爲黃脾中風也素脾在色爲黃入肺爲白肺中風也素肺在色爲白入腎爲黑腎中風也素腎在色爲黑肝爲心邪風入於心而爲邪也故知當赤色也一本無也字其病身熱凡外感之邪先傷營衛故身皆熱又心屬火熱爲火邪之象也下同脇下滿痛脇下肝所居之位其脈浮大而弦浮大心脈本象弦則肝脈之象也。按自此以下五段乃舉心之受五邪爲言餘四藏可類推也何以知傷暑得之然當惡臭按臭字上以下文推之當有焦字何以言之心主臭自入爲焦臭自入心傷暑也焦火之氣心屬火也素金匱眞言論心其臭焦入脾爲香臭脾傷暑也香土之氣素脾其臭香入肝爲臊臭肝傷暑也臊木之氣素肝其臭臊入腎爲腐臭腎傷暑也腐水之氣素腎其臭腐入肺

爲腥臭。肺傷暑也腥金之氣素肺其臭腥　故知心病傷暑得之。當惡臭。其病身熱而煩。煩煩燥也火鬱而昏亂也　心病邪在心則痛　其脈浮大而散。浮大心之本脈散則浮大而空虛無神心之病脈也　何以知飲食勞倦得之。然當喜味苦也。虛爲不欲食。實爲欲食。虛則脾氣不能化穀實則尚能化穀故有能食不能食之分蓋風寒暑濕其氣不殊故無虛實之辨若飲食勞倦病因各殊故越人著此二語義甚精細　何以言之。脾主味。入肝爲酸。肝受飲食勞倦之病也素陰陽應象大論肝在味爲酸　入心爲苦。心受飲食勞倦之病也素心在味爲苦　入肺爲辛。肺受飲食勞倦之病也素肺在味爲辛　入腎爲鹹。腎受飲食勞倦之病也素腎在味爲鹹　自入爲甘。脾受飲食勞倦之病也素脾在味爲甘　故知脾邪入心。爲喜味苦也。其病身熱而體重嗜臥。四肢不收。嗜臥倦臥也脾主肌肉及四肢故也　其脈浮大而緩。浮大心之本脈緩脾之脈象也　何以知傷寒得

之然當譫言妄語（譫狂悖多言也）何以言之肺主聲入肝爲呼（肝傷寒也素陰陽應象大論肝在聲爲呼）入心爲言（心傷寒也○按素心在聲爲笑靈九針篇則云肝主語與此俱別）入脾爲歌（脾傷寒也素脾在聲爲歌）入腎爲呻（腎傷寒也素腎在聲爲呻）自入爲哭（肺傷寒也素肺在聲爲哭）故知肺邪入心爲譫言妄語也其病身熱灑灑惡寒（肺本寒藏又傷寒則惡寒也）甚則喘咳（肺氣上逆則喘而咳又靈九針篇云肺主咳）其脈浮大而濇（浮大心之本脈濇肺脈之象也）何以知中濕得之然當喜汗出不可止何以言之腎主濕（按四十難云腎主液液亦濕類也素逆調論腎者水藏主津液）入肝爲泣（肝中濕也靈九針論云肝主泣）入心爲汗（心中濕也靈心主汗）入脾爲涎（脾中濕也靈脾主涎）入肺爲涕（肺中濕也靈肺主涕）自入爲唾（腎中濕也靈腎主唾）故知腎邪入心爲汗出不可止也（汗者人所常有惟不可止乃爲

腎邪入心也其病身熱小腹痛小腹腎之位足脛寒而逆足脛腎經所過之地故畏寒而逆冷溫性亦近寒也其脈沉濡而大沉腎脈之象濡溫氣之候大則心脈本象也獨不言浮者蓋沉則不浮也此五邪之法也大指謂肝病見於色心病見於臭脾病見於味肺病見於聲腎病見於液其脈以本藏之脈為主而兼受邪之脈以此類推可也

按此以一經為主病而以各證驗其所從來其義與十難診脈法同以一經為例而餘則準此推廣使其無所不貫不特五藏互受五邪皆昭然可曉凡百病現證皆當類測此真兩經之所未發此義一開而診脈辨證之法至精至密真足以繼先聖而開來學也

五十難曰病有虛邪有實邪有賊邪有微邪有正邪何以別之然從後來者為虛邪此亦以五行之義推之也後謂生我者也邪挾生氣而來則雖進而易退故為虛邪從前來者為實邪前我生者也受我之氣者其力方旺還而相尅其勢必甚故為實邪從所不勝來者為賊邪所不勝尅我者也藏氣本已相制而邪氣挾其力而來殘削必甚故為賊邪從所勝來者為微

邪。所勝我所尅也藏氣既受制於我則邪氣亦不能深入故爲微邪 自病爲正邪。自病本藏自感之邪也 何以言之。假令心病中風得之爲虛邪。中風肝邪也得之謂因中風而心得病也肝生心所謂從後來者是也下倣此 傷暑得之爲正邪。傷暑自病也 飲食勞倦得之爲實邪。心生脾也 傷寒得之爲微邪。心尅肺也 中濕得之爲賊邪。腎尅心也

按此亦因前章五邪之病而辨其所受之輕重也專以心病言亦如前章舉其例而餘可類推也其義亦兩經之所無與前章俱爲獨創之論○按素八正神明論云虛邪者八正之虛邪也正邪者身形用力汗出湊理開所中之風也其所謂虛邪即虛風乃太乙所居之宮從其衝後來者爲虛風也正風汗出毛孔開所受之風也其詳見靈九宮八風篇與此所云虛邪正邪各不同然襲其名而義自別亦無妨也

五十一難曰。病有欲得溫者。有欲得寒者。有欲得見人者。有不欲得見人者。而各不同。病在何藏府也。然病欲得寒

而欲見人者，病在府也；病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病在藏也。何以言之？府者陽也，素金匱眞言論云：府者爲陽。陽病欲得寒，又欲見人；陽病熱勝，故喜寒而惡熱；陽主動而散，故欲見人。藏者陰也，素：藏者爲陰。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户獨處，惡聞人聲。陰病寒勝，故喜溫而惡寒；陰主靜而藏，故欲閉户惡人也。故以別知藏府之病也。

按素陽明脈解論：陽明脈惡人與火。此云欲見人，意正相反，何也？蓋彼指陽明一經熱甚而煩悗者言，此則統論凡爲藏府病之大概，乃陰陽之正義。蓋經則舉其一端，而此則言其全體，義實無礙也。

五十二難曰：府藏發病，根本等否？此指有形質之病，如癥瘕之類，故曰根本。然：不等也。其不等奈何？然：藏病者，止而不移，其病不離其處；藏病藏體

受傷或藏氣受病也五藏本無出納故病亦常居其所不移動也府病者彷彿賁嚮上下流行居處無常府病六府受病也彷彿無形質也賁嚮賁動有聲也忽上忽下而無定位蓋六府寫而不藏氣無常定故其病體亦如此故以此知藏府根本不同也

五十三難曰經言七傳者死間傳者生何謂也七傳依相尅之序歷過七藏也間傳依相尅之序中間間一他藏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所勝所尅之藏也間藏者傳其子也子所生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肺肺傳肝肝傳脾脾傳腎腎傳心以上皆傳所勝之藏一藏不再傷故言七傳者死也再傷謂肺復受心病之傳也七傳謂心病復傳至心已歷六藏至肺共七藏也間傳者傳其所生也一本無此二句假令心病傳脾心欲傳肺而脾者肺之母心之子中間間此一藏則不傳所尅也脾傳肺肺傳腎腎傳

肝。肝傳心。是子母相傳。謂母病傳其子也周一作竟而復始。如環無端。心又傳脾仍爲相生之藏也故曰一作言生也。

按七傳間傳經文無考素玉機眞藏論云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病乃死此言氣之逆行也故死下文釋之云肝受氣於心傳之於脾氣舍於腎至肺而死所謂死於所不勝之義乃以所病之藏傳至所不勝之藏而死非此處七傳間傳之說其所謂受氣於所生即五十難所云從前來者爲實邪也又素標本病傳及靈病傳論皆以傳所勝之藏如心傳肺肺傳肝爲死證然二三藏即死亦無傳遍五藏至七傳而後死之說至於間傳之說素標本病傳篇云間一藏止及至三四藏者乃可刺也其所稱間藏之義經文亦以相尅之序爲傳若傳至第二傳則間所尅之藏爲生我之藏三傳則爲我生之藏四傳則爲尅我之藏若間此一藏或三四藏而病止不復傳乃可刺之也與間傳亦微別

五十四難曰。藏病難治。府病易治。何謂也。然。藏病所以難

治者傳其所勝也府病易治者傳其子也與七傳間藏同法也

按此段不特與經不符即與前篇亦相矛盾靈樞病傳篇有肝傳脾脾傳胃胃傳腎腎傳膀胱等語是藏府亦有互相傳者前篇云脾傳肺肺傳腎是藏亦有傳子者今乃云藏病傳所勝府病傳子其義安在蓋藏病深而府病淺以此分難易最為明確否則俱屬支離也

五十五難曰病有積有聚何以別之然積者陰氣也聚者陽氣也陰邪積而成積陽邪聚而成聚也故陰沉而伏陽浮而動此言積聚之象也沉伏陰之體浮動陽之體氣之所積名曰積氣之所聚名曰聚此明積聚之所由名也積者積漸而成聚者凝滯未散積則有物聚則無形也故積者五藏所生聚者六府所成也此又明積聚之所由生也藏屬陰故陰氣積於內而成積府屬陽故陽氣聚於外而成聚各從其類也積者陰氣也其始一本無始字發

有常處有定位也其痛不離其部其部積所起之地也上下有所終始左右有所窮處言其形之長短大小可循按也聚者陽氣也其始發無根本無定位也上下無所留止無定形也其痛無常處其病亦無定在也故以是別知積聚也

按此節積聚二字剖晰最爲明曉然當合五十二難共成一條不必分作兩章也

五十六難曰五藏之積各有名乎以何月何日得之然肝之積名曰肥氣其氣肥盛也在左脇下如覆杯左脇肝之位覆杯本大末小肝木之象也有頭足頭足一本二末木形岐出也久不愈令人發欬逆痎瘧欬逆肝氣上沖於肺乘所勝也痎瘧間日而發爲痎瘧連日發爲瘧肝之病狀也連歲不已言病入深而無已時也以季夏戊己日得之

季夏時令屬土戊己日干屬土也下倣此何以言之肺病傳肝所謂藏病傳其所勝也下倣此肝當傳脾脾季夏適王脾當時之旺令也王者不受邪言邪不能傷肝復欲還肺肺不肯受肝木又不能勝肺金也下倣此故留結爲積邪氣結聚於肝也故知肥氣以季夏戊己日得之心之積名曰伏梁橫亘如屋梁而伏處也起齊上大如臂上至心下臍上至心下皆心之分也久不愈令人煩心煩心火鬱之狀也以秋庚辛日得之何以言之腎病傳心心當傳肺肺以一本無以字秋適王王者不受邪心欲復還腎腎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伏梁以秋庚辛日得之

按靈經筋篇手少陰之筋其病内急心承伏梁其成伏梁吐血膿者死不治觀此數語亦指爲心之病但不明言其狀素腹中論云病有少腹盛上

下左右皆有根病名曰伏梁裹大膿血居腸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至死此下則因陰必下膿血上則迫胃脘生高俠胃脘内癰此久病也難治居齊上為逆居齊下為從又曰人有身體髀股䯒皆腫環齊而痛病名伏梁此風根也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肓之原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不可動之動之為水溺濇之病觀此則伏梁又不屬心乃大癰腫如腸胃癰之類其曰風根則風毒所結又不必以秋日得之越人所指與此殆同名而異病也

脾之積名曰痞氣痞否塞不通也在胃脘覆大如盤胃脘中焦之地脾之分也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脾主四肢不收邪氣聚而正氣不運也發黃疸黃疸皮膚爪目皆黃色濕熱病也脾有積滯則色徵於外也素平人氣象論溺黃赤安臥者曰黃疸又曰目黃者曰黃疸飲食不為肌膚脾主肌肉不能布其津液則不為肌膚也以冬壬癸日得之何以言之肝病傳脾脾當傳腎腎以冬適王王者不受邪脾復欲還肝肝不肯受故留結為積

故知痞氣以冬壬癸日得之肺之積名曰息賁息賁氣息奔迫也在右脇下肺之位也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灑淅寒熱肺主皮毛故皮膚灑淅寒熱喘咳肺之病也發肺壅壅雝腫脹悶肺主氣故也以春甲乙日得之何以言之心病傳肺肺當傳肝肝以春適王王者不受邪肺復欲還心心不肯受故留結為積故知息賁以春甲乙日得之

按靈經筋篇手太陰之筋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痛甚成息賁脇急吐血則亦以息賁為肺之病也又云手心主之筋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前及胸痛息賁則又以息賁屬包絡之病素陰陽別論云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為風消其傳為息賁死不治是亦以息賁為心病所傳與此心傳肺之義亦符合

腎之積名曰賁豚其狀如豚之賁突也發於少腹上至心下少腹腎之分至心下言上

則至心而止非謂其大至心也下文自明若豚狀言其躁動如豚也或上或下無時久不已令人喘逆腎氣上沖也素逆調論腎主臥與喘骨痿少氣腎主骨故骨痿下焦不能納氣故少氣以夏丙丁日得之何以言之脾病傳腎腎當傳心心以夏適王王者不受邪腎復欲還脾脾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賁豚以夏丙丁日得之此五積之要法也

按傷寒論太陽中篇云發汗後臍下悸者欲作奔豚又云燒針令其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此似卒然之病與此處異金匱要略云奔豚病從少腹起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皆從驚恐得之其說與此相近而其所載方內亦引傷寒論一條文則此病得之久而不已時發作者即爲腎之積爲難治因外感誤治而驟起者非腎之積爲易治蓋病形同而病因異也○又按五藏之積受病各殊藏氣雖有衰旺然四時皆能成病此固不必拘泥但以時令生尅及病情傳變之理推之則當如此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五十七難曰泄凡有幾皆有名不然泄凡有五其名不同

有胃泄有脾泄有大腸泄有小腸泄有大瘕泄此五者之名也名曰後重此專指大瘕泄而言蓋腎邪下結氣墜不升故也胃泄者飲食不化色黃胃主納飲食氣虛不能運則泄黃胃土之正色也脾泄者腹脹滿泄注脾主磨化飲食不能化則脹滿泄注也食即嘔吐逆脾弱不能消穀則反出也大腸泄者食已窘迫腸虛氣不能攝故胃氣方寔即迫注於下窘迫不及少待也大便色白大腸屬金故色白腸鳴切痛氣不和順故鳴而痛小腸泄者溲而便膿血每遇小便則大便膿血亦隨而下蓋其氣不相攝而直達於下故前後相連屬小便甚利而大便亦不禁也又小腸屬火與心爲表裏心主血故血亦受病而爲膿血也少腹痛小腸之氣下達膀胱膀胱近少腹故少腹痛也大瘕泄者大瘕邪氣結於下成癥瘕而不散也裏急後重腸氣急迫肛門重墜數至圊而不能便惟裏急故數至厠惟後重故不能便皆瘕

結不散之故也莖中痛大便氣不能達則邪氣移於小便故莖中痛此五泄之要法也

按此節分別病情明晰精當其小腸大瘕泄即後世所謂痢疾前三者則飧泄之類也

五十八難曰傷寒有幾其脈有變不一作否然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其所苦各不同傷寒統名也下五者傷寒之分證也

按王叔和編次仲景傷寒論略例云中而即病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又第四篇先序痙濕暍三證痙則傷寒之變證暍即熱病濕即此篇所謂濕溫也又傷寒論大陽上篇亦首舉中風傷寒溫病證脈各異之法素熱病論云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云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夏至日為病暑則此五者之病古人皆謂之傷寒與難經淵源一轍後世俗學不明其故遂至聚訟紛紜終無一是是可慨也其詳須細讀熱病論及傷寒論自知之

中風之脈陽浮而滑陰濡而弱

陽陽經之脈陰陰經之脈浮滑陽脈之象風爲陽邪故浮滑在陽經也傷寒論云太陽之爲病脈浮又云浮則爲風虛邪氣藏府病形篇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又素平人氣象論云脈滑曰病風陽盛則陰虛故陰脈濡而弱也

濕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

濕熱傷陰故陽脈則無氣而濡弱陰脈則邪盛而小急也○按此三句疑在傷寒之脈二句下

傷寒之脈陰陽俱盛而緊濇

寒邪中人營衛皆傷故陰陽俱盛緊者陰脈之象傷寒論云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又云諸緊爲寒濇者血氣爲寒所凝不和利也靈邪氣藏府病形篇濇者多血少氣微有寒

熱病之脈陰陽俱浮

陽氣盛故脈俱浮金匱要略云浮脈則熱

浮之而滑沉之散濇

浮之謂浮取之沉之謂沉取之也滑則陽盛於外散濇則陰衰於內也

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

言溫病所中之經不一病在何經則脈亦見於所中之經也○按溫病所現何脈越人無明文當以傷寒論補之論云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是也至於溫病之變則叔和傷寒例有變爲溫瘧風溫風毒溫疫等各詳脈證亦可參攷

傷寒有汗出而愈汗出謂發其汗也下之而死者有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者何也然陽虛陰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滑氏本義引外臺語謂表病裏和為陽虛陰盛邪在表宜發汗若反下之引邪入裏誅伐無過故死陽盛陰虛汗出而死下之而愈滑氏謂裏病表和為陽盛陰虛邪入裏宜急下若反汗之兼虛其表故死

按傷寒例亦有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陽虛陰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之文諸家釋之不一其說成無己注則以陽邪乘虛入府為陽盛陰虛陰邪乘表虛客於營衛為陽虛陰盛外臺秘要及劉河間傷寒直格俱以不病者為盛病者為虛活人書以內外俱熱為陽盛陰虛內外俱寒為陽虛陰盛惟王安道溯洄集則以寒邪在外為陰盛可汗熱邪內熾為陽盛可下此說最為無弊若不病者實病者為虛之說與表裏和裏病表和之說相近但虛實二字其義終未安也

寒熱之病候之如何也寒熱指忽寒忽熱者言候之言候其病在何處也然皮寒熱者

寒熱在皮邪之中人最淺者也皮不可近席邪氣在皮不能著物也毛髮焦鼻槁一作槁下同不得汗肺主皮毛開竅於鼻故皮有邪則毛髮焦乾而鼻枯槁不澤也不得汗營衛不和也肌寒熱者皮之內則肌肉也皮膚痛肌肉之邪由皮漸而入故痛唇舌槁無汗脾主肌肉開竅於口故肌有邪則唇舌皆受病也骨寒熱者病無所安骨受邪則病最深故一身之中無所得安也汗注不休齒本槁痛腎主骨又主液齒為骨之餘故骨病則腎液泄而為汗齒枯槁而痛也

按此段不得與傷寒同列一難之中蓋寒熱之疾自是雜病不傳經之證故靈樞另列寒熱病為篇目而詳其刺法其非上文傷寒之類可知不知越人以類而旁及之耶若即以為傷寒之寒熱則大誤也

又按此即靈寒熱論篇原文而骨寒熱一條刪去數字義遂不備經文云骨寒熱者病無所安汗注不休齒未槁取其少陰於陰股之絡齒已槁死不治可見此證原有輕重之別今竟云齒本槁痛則骨寒熱止有死證而無生證矣此等乃生死關係大端豈可脫落疎漏若此

五十九難曰狂癲之病何以別之然狂疾（一本無疾字）之始發（始發未成之時也）少臥而不飢（狂屬陽陽氣盛不入於陰故少臥陽氣并於上故不飢）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倨貴（一本作貴倨）也（三者皆狂之意也）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是也（三者狂之態也陽性動散而常有餘故其狀如此）癲疾（一作病）始發意不樂（癲之意也）僵仆直視（一本作直視僵仆○癲之態也癲屬陰陰性靜結而常不足故其狀如此）其脈三部陰陽俱盛是也（此總上二者而言狂則三部陽脈皆盛癲則三部陰脈皆盛也）

按靈樞癲狂篇論癲狂之證及針灸之法因證施治極為詳備此段所引特經中之一二證並非二者之疾其病形止此三四端也細考經文自明此又掛一漏萬矣

六十難曰頭心之病有厥痛有真痛（厥逆也氣逆而痛也厥痛厥頭痛厥心痛也真痛真頭痛

真心痛也何謂也然手三陽之脉受風寒伏留而不去者則名厥頭痛手三陽小腸大腸三焦也素手之三陽從手走頭故風寒留滯則頭痛也入連在腦者名真頭痛入連在腦邪進入於腦也不在經而在腦故曰真其五藏氣相干相干謂藏有偏勝邪乘於心也名厥心痛其痛甚但在心但在心言無別藏相干也手足青者手足青寒邪犯君火之位血色變也即名真心痛其真心痛者滑氏本義謂真字下當欠一頭字旦發夕死夕發旦死心爲君主之官故邪犯之即不治也靈邪客篇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即此義也

按靈厥病篇厥頭痛之病有數證其治法或取陽經或取陰經則非獨三陽之受病可知若云從三陽而傳及他經則得矣至真頭痛經文云手足寒至節死不治則頭痛亦有死證與心痛之手足青至節者死不治正同至厥心痛之證經文有腎胃脾肝肺五種心痛之證病形各殊亦不得云

五藏相干蓋其府不得稱藏若心自干心則即真心痛矣不在厥心痛之列亦當如經文明著其說何得糊塗下語使經文反晦也

六十一難曰經言望而知之謂之神望謂望病人之五色而知其病之所在如素五藏生成篇靈五色篇所云是也神聖而不可知之謂聞而知之謂之聖聞謂聞病人之聲也如靈九針篇心主噫肺主欬素陰陽應象大論肝在聲為呼心在聲為笑及下文五音之類是也聖謂藝之至於至極者也問而知之謂之工問謂問病人之所患及其愛憎喜怒也如靈九針篇肝惡風心惡熱氣并於肝則憂并於心則喜之類是也工專精之謂切脈而知之謂之巧切脈之法詳靈素及前諸難中巧心智靈變也何謂也

按靈邪氣藏府病形篇云見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脈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與此不同未知越人何所本也

然望而知之者望見其五色以知其病五色五藏所現之色聞而知之者聞其五音以別其病五音五藏所發之音也又五藏之音屬宮商角徵羽詳靈五音五味篇問而

知之者問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一本無也字○五味五藏所喜之味靈師傳篇臨病人問所便所起病之所由生所在病之所留處也切脈而知之者診其寸口視其虛實以知其病在何藏府也別其何藏府之脈象則知其病在何藏府也經言以外知之曰聖以内知之曰神此之謂也外視色聞聲也內問欲切脈也

按發問以望聞為神聖今引經以望聞為聖以問切為神又失工巧二端其引經語亦無考未詳何故○又按聞問之法兩經言之多端今止以五音五味為言義亦不備○按自四十八難至此皆論虛實邪正傳變生死之道

六十二難曰藏井滎有五府獨有六者何謂也五謂井滎腧經合也六謂井滎腧原經合也其穴詳靈本輸篇

然府者陽也三焦行於諸陽諸陽經也故置一俞一作腧名曰原俞穴也靈本輸篇以所過之穴為原蓋三焦所行者遠其所氣所流聚之處五穴不足以盡之故別置一穴名曰原也所

以一本無所以二字府有六者亦與三焦共一氣也共一氣謂亦行於諸陽非謂其氣皆出於三焦也其詳備見六十六難中

六十三難曰十變言五藏六府滎合皆以井為始者何一本有謂字也凡經穴起止其次第先井次滎次輸次經次合故云以井為始然井者東方春也靈本輸篇以井屬木故於時配春也萬物之始生諸蚑行喘息蜎飛蠕動蚑蜎蠕皆蟲行之狀喘息言有氣以息俱蟲豸之屬一歲一生之物也當生之物莫不以春生此以生物之理喻人之血氣亦然也故歲數始於春日數始於甲甲亦屬木言歲與日皆始於木故凡物盡然故以井為始也

按靈本輸篇藏之井皆屬木府之井則皆屬金即下節亦明言之今總釋五藏六府之井皆屬木則倍經語且與下文亦相矛盾若云惟藏之井屬木而府不與焉則府之亦始於井而又不屬木義當何居下語疎漏之甚

六十四難曰。十變又言陰井木。陽井金。陰滎火。陽滎水。陰俞（一作腧）土。陽俞木。陰經金。陽經火。陰合水。陽合土。陰陽皆不同。其意何也。（藏屬陰故曰陰府屬陽故曰陽陰井屬木次火次土次金次水陽井屬金次水次木次火次土皆循五行相生之序也）

（按靈本輸篇藏井屬木府井屬金各有明文其餘滎俞所屬俱無明文不知難經所本何書抑推測而知之者耶自此以後針灸家遂相祖述矣○又按六府又多一原穴其五者屬五行原穴與腧相近宜同屬木蓋所注爲腧所過爲原義亦相似也）

然。是剛柔之事也。（言此乃剛柔配合之道也）陰井乙木。（乙爲陰木）陽井庚金。（庚爲陽金）陽井庚。庚者乙之剛也。陰井乙。乙者庚之柔也。（陽金與陰木剛柔相合爲夫婦也）乙爲木。故言陰井木也。庚爲金。故言陽井金也。餘皆倣此。（餘指滎俞經合也倣此謂陰滎丁火陽滎壬水皆以此推之也○按此段言陰陽配合之道義頗精當）

六十五難曰經言所出爲井所入爲合詳靈本輸篇如肺出於少商爲井入於尺澤爲合是也其法奈何然所出爲井井者東方春也井屬木春爲木令故也萬物之一本無之字始生故言所出爲井也所入爲合合者北方冬也合屬水冬爲水令故也陽氣入藏故言所入爲合也此以時令之所屬配之經穴以明出入二字之義亦與前六十三難義同

六十六難曰經言肺之原出於太淵太淵在手掌後陷中心之原出於大陵大陵在掌後骨下橫文中兩筋間此手厥陰之穴也餘皆本經穴肝之原出於太衝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脾之原出於太白太白在足大指後內側白肉際陷中腎之原出於太谿太谿在足內踝後五分少陰之原出於兌骨少陰手少陰也兌骨即神門穴在掌後銳骨端陷中膽之原

出於丘墟。丘墟在足外踝下如前陷中 胃之原出於衝陽。衝陽在足跗上去內庭五寸高骨間動脈

三焦之原出於陽池。陽池在手表腕上陷者中 膀胱之原出於京骨。京骨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大骨下赤白肉際陷中 大腸之原出於合谷。合谷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間陷中 小腸之原出於腕骨。腕骨在手外側腕前起骨下陷中

按大陵乃手厥陰心主之穴而此以爲心之原者何也靈九針十二原篇云陽中之太陽心也其原出於大陵靈邪客篇云少陰獨無腧何也曰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此大陵所以爲心之原也其取神門則又有說邪客篇云少陰獨無腧者不病乎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即此所謂兌骨也然此乃治病取穴之法而兌骨並非少陰之原也今乃以大陵爲心之原又以兌骨爲少陰之原心即少陰也如此則少陰不但有腧且有兩腧矣何弗深考也○又按靈本輸篇云心出於中衝爲井木溜於勞宮爲滎注於大陵爲腧行於間使爲經入於曲澤爲合此皆手厥陰之穴而經以爲心所出入之處若厥陰本經經文反不

指明井滎等穴則手少陰之即以手厥陰爲腧可知至甲乙經始以少陰本經之少冲爲井少府爲滎神門爲俞靈道爲經少海爲合至此而十二經之井滎乃備然此乃推測而定實兩經之所無也今以兌骨爲少陰之原此甲乙經之所本也

十二經皆以俞一作腧爲原者何也○

按此又錯中之錯靈本輸篇五藏止有井滎俞經合六府則另有一原穴然則五藏以腧爲原六府則腧自腧而原自原皆字何着至以腧爲原之說則本靈九針十二原篇云五藏有疾當取之十二原十二原陽中之少陰肺也其原出於太淵太淵二陽中之太陽心也其原出於大陵大陵二陰中之少陽肝也其原出於太衝太衝二陰中之至陰脾也其原出於太白太白二陰中之太陰腎也其原出於太谿太谿二膏之原出於鳩尾鳩尾一肓之原出於脖胦脖胦一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藏六府之有疾者也則十二原之名指藏不指府共十二穴非謂十二經之原也但其所指太淵至太谿十穴則即靈本輸篇所謂腧穴蓋五藏有腧無原故曰以腧爲原豈可概之六府乎何其弗深考也

然五藏俞一作腧下同者三焦之所行氣之所留止也○十二經皆營衛爲之流行

三焦者營衛之所出營衛所留止之處即三焦所留止之處也三焦所行之俞爲原者何也言何以三焦之所留即名爲原也然齊下腎間動氣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原此即三十六難所云命門乃三焦之所本也詳三十六難中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言根本原氣分行諸經故曰別使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藏六府三氣三焦有上中下三者之氣也原者三焦之尊號也分言之則曰三焦從其本而言之則曰原故云尊號故所止輒爲原五藏六府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三焦爲原氣別使則三焦氣所在即原氣所在故即以原名之而病之深者當取乎此也靈九針十二原篇云五藏有疾當取之十二原十二原者五藏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氣味也說最明曉

按靈本輸篇五藏則以所注爲輸腧即原也六府則以所過爲原並無以三焦之氣爲說蓋各經之氣留住深入之處即爲原故九針篇云十二原出於四關其穴皆在筋骨轉接之地故病亦常留於此若云三焦主氣則井滎亦皆三焦之氣何獨以所注名爲原況三焦自有本經道路何必牽合

六十七難曰。五藏募皆在陰。而俞。一作腧腧下有一皆字 在陽者何謂也。

募音暮氣所結聚處也俞史記扁鵲傳作輸猶委輸之義也陰腹也肺募中府屬本經心主募巨闕屬任脈脾募章門屬肝經肝募期門屬本經腎募京門屬膽經胃募中脘屬任脈大腸募天樞屬胃經小腸募關元屬任脈膽募日月屬本經膀胱募中極屬任脈三焦募石門屬任脈諸穴皆在腹也陽背也素氣府論五藏之俞各五六府之俞各六靈背輸篇云肺腧在三焦之間心腧在五焦之間膈腧在七焦之間肝腧在九焦之間脾腧在十一焦之間腎腧在十四焦之間皆俠脊相去三寸所焦即椎也其心包腧在四椎下大腸腧在十六椎下小腸腧在十八椎下膽腧在十椎下胃腧在十二椎下三焦腧在十三椎下膀胱腧在十九椎下諸穴亦俠脊相去三寸俱屬足太陽脈皆在背也。按六府募亦在陰俞亦在陽不特五藏為然又下節陰陽並舉為言疑五藏下當有六府二字

然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一作腧下同 在陽也。

言陰經本皆在腹而其俞則俱在背陽經本皆在背而其募則皆在腹蓋以病氣互相流傳由經絡本互相通貫故其氣之結聚輸轉之處交相會也

按諸募腧經無全文未知何本素通評虛實論腹暴滿按之不下取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亦未明指何穴

六十八難曰。五藏六府。皆有井滎俞經合。皆何所主。言此諸穴刺之主治何病也

然。經言所出爲井。所流爲滎。所注爲俞。所行爲經。所入爲合。出始發源也流漸盛能流動也注流所向注也行通達條貫也入藏納歸宿也五句本靈九針十二原篇經文流作溜義同

井主心下滿。滎主身熱。俞主體重節痛。經主喘咳寒熱。合主逆氣而泄。由六十四難五行所屬推之則心下滿爲肝木之病身熱爲心火之病體重節痛爲脾土之病喘咳寒熱爲肺金之病逆氣而泄爲腎水之病然此亦論其一端耳兩經辨病取穴之法實不如此不可執一說而不知變通也

此五藏六府井滎俞經合所主病也。

六十九難曰。經言虛者補之。實者瀉之。不實不虛。以經取

之何謂也虛血氣虛也實血氣實也補之行針用補法也瀉之行針用瀉法也其說詳素難合具邪論等篇以經取之言循其本經所宜刺之穴也

一按所引四語見靈經脈篇又禁服篇論關格亦有此四語而以經取之句下又有名曰經刺四字及考所謂經刺之法則靈官針篇云經刺者刺大經之結絡經分也又與下文所解迥別其虛補實瀉二語則經文言之不一亦非如下文所解

然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當先補之然後瀉之母生我之經如肝虛則補腎經也母氣實則生之益力子我生之經如肝實則瀉心經也子氣衰則食其母益甚詳見下文七十五難不實不虛本一作不虛不實以經取之者是正經自生病不中他邪也當自取其經故言以經取之正經自病如四十九難所云之類是也自取其經即於本經取所當刺之穴不必補母瀉子也

按內經補瀉之法或取本經或雜取他經或先瀉後補或先補後瀉或專補不瀉或專瀉不補或取一經或取三四經其說具在不可勝舉則補母

瀉子之法亦其中之一端若竟以爲補瀉之道盡如此則不然也

七十難曰一本有經言二字春夏刺淺秋冬刺深者何謂也靈樞終始篇云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時爲齊兩經雖互有異同此其大較也然春夏者陽氣在上人氣亦在上故當淺取之秋冬者陽氣在下人氣亦在下故當深取之陽氣謂天地之氣人氣謂營衛之氣上謂皮肉之上下謂筋骨之中淺取深取必中其病之所在則易已也春夏各致一陰秋冬各致一陽者何謂也致取也謂用針以取其氣也然春夏溫必致一陰者初下針沉之至腎肝之部得氣引持之陰也溫時令溫也陽盛則陰不足故取陰氣以補陽也沉之謂深入其針至腎肝筋骨之位引謂引其氣而出之至於陽之分也秋冬寒必致一陽者初內針淺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得氣推內

之陽也。其時令寒也陰盛則陽不足故取陽氣以補陰也浮之謂淺內其針至心肺皮血之位推謂推其氣而入之至於陰之分也此即經文所謂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之義是謂春夏必致一陰。秋冬必致一陽。按致陰致陽之說經無明文但春夏刺淺若先至腎肝之分則仍刺深於上文義亦難通未知何據

七十一難曰。經言刺營無傷衛。刺衛無傷營。何謂也。營主血在內衛主氣在外營衛有病各中其所不得誅伐無過也此即素刺齊論所云刺骨無傷筋刺筋無傷肉刺肉無傷脈刺脈無傷皮刺皮無傷肉刺肉無傷筋刺筋刺筋無傷骨之義然針陽者。臥針而刺之。陽衛也衛在外欲其淺故側臥其針則針鋒橫達不及營也刺陰者。先以左手攝按所針滎俞之處。氣散乃內針。陰營也營在內針必過衛而至營然衛屬氣可令得散故攝按之使衛氣暫離其處則針得直至營而不犯衛也是謂刺營無傷衛。刺衛無傷營也。

按臥針之法即靈官針篇浮刺之法揣按散氣即素難合見邪論捫而循之切而散之之法然經文各別有義此取之以爲刺陽刺陰之道義亦間當可師

七十二難曰經言能知迎隨之氣可令調之調氣之方必在陰陽何謂也靈終始篇云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五藏故瀉者迎之補者隨之知迎知隨氣可令和和氣之方必通陰陽引經文本此蓋陽經主外故從四末始陰經主內故從五藏始迎者針鋒迎其來處而奪之故曰瀉隨者針鋒隨其去處而濟之故曰補通陰陽者察其陰陽之虛實不得誤施補瀉也詳見七十九難中

然所謂迎隨者知營衛之流行經脈之往來也隨其逆順而取之故曰迎隨知往來順逆正經文所謂迎隨之義越人之所本也諸家論說紛紛皆屬誤解蓋經學之不講久矣

調氣之方必在陰陽者知其內外表裏隨其陰陽而調之故曰調氣之方必在陰陽陽主外主表陰主內主裏

察其虛實而補之瀉之令調和也

七十三難曰。諸井者肌肉淺薄。氣少不足使也。刺之奈何。

諸井皆在手足指末上故云肌肉淺薄氣藏於肌肉之內肌肉少則氣亦微不足使謂補瀉不能相應也

然諸井者木也。滎者火也。火者木之子。當刺井者以滎瀉之。

此瀉子之法也如用補則當補其合可類推然惟井穴爲然蓋以其氣少不足爲補瀉瀉子補母則氣自應也

按六十九難則以別經爲子母此則即以一經爲子母義各殊而理極精也

故經言一作云補者不可以爲瀉。瀉者不可以爲補。此之謂也。

言瀉則當以子補則當以母不可誤施

按故字上當有闕文必有論補母之法一段故以此二句總結之否則不成文理矣。又按經言無考

七十四難曰。經言春刺井。夏刺滎。季夏刺俞。秋刺經。冬刺合者。何謂也。五句經文無考 然。春刺井者。邪在肝。夏刺滎者。邪在心。季夏刺俞者。邪在脾。秋刺經者。邪在肺。冬刺合者。邪在腎。此亦以五藏所屬爲言也井與春皆屬木滎與夏皆屬火俞與秋皆屬金合與冬皆屬水故四時有病則藏氣亦與之相應故刺法亦從時也 按靈順氣一日分爲四時篇云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滎時主夏夏刺俞音主長夏長夏刺經味主秋秋刺合與此所引俱隔一穴其本輸篇則云春取絡脈諸滎大經分肉之間夏取諸腧脈絡皮膚之上秋取諸合冬取諸井諸腧之分四時篇云春取血脈分肉之間夏取盛經脈絡秋取經腧邪在府取之合冬取井滎必深留之俱與此處不合越人之說不知何所本也

其肝心脾肺腎。而繫於春夏秋冬者。何也。然。五藏一病輒有五也。言有五者之證現於外也 假令肝病。色青者肝也。臊臭者肝也。喜

酸者肝也喜呼者肝也喜泣者肝也說詳四十九難中此舉邪之在肝者以例其餘也其病衆多不可盡言也言五者之變不可勝窮也四時有數而並繫於春夏秋冬者也言病雖萬變而四時實有定數治之之法總不出此其道簡約易行也針之要妙在於秋豪者也此又推言用鍼之道其微妙之處乃在秋豪之間又非四時之所得而盡學者又不可因易而忘難也

按問意謂五藏之病何以與四時相應則當發明所以感應之理而答語乃止言病狀如此與問辭全不對準甚屬無謂

七十五難曰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何謂也此即六十九難瀉子之法南方爲東方之子北方爲西方之子東方之母說詳下文然金木水火土當更相平更相平言金尅木木尅土循環相制不令一藏獨盛而生病也東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

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此言五行本然之道也東方者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者肺也則知肺虛瀉南方火補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實則瀉其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勝火木之母勝木之子也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木之子火爲木之母水所尅則火能益水之氣故曰子能令母實水尅火能奪火之氣故曰母能令子虛故瀉火補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子能令母實瀉子則火勢益衰而水得以恣其尅伐母能令子虛補母則水勢益旺而火不敢留其有餘如此則火不能尅金而反仰食木之氣以自給使金氣得伸而木日就衰則金自能平木也不字諸家俱以爲衍文

按子母二字諸家俱以木爲火之母水爲金之子爲言義遂難曉觀本文以水勝火三字接下明明即指上文木之子木之母也特爲正之○又按六十九難云虛則補母實則瀉子今實則瀉子補母虛則反補其子義雖俱有可通而法則前後互異未詳何故

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謂也言治金虛之法當如此不可止取一經以爲補瀉也若此義不明則治虛之法且不能安能治他病乎二語經文無考

七十六難曰何謂補瀉當補之時何所取氣當瀉之時何所置氣言取何氣以爲補而其所瀉之氣則置之何地也然當補之時從衛取氣當瀉之時從營置氣衛主氣故取氣於衛其法詳下七十八難中從營置氣謂散其氣於營中也其陽氣不足陰氣有餘當先補其陽而後瀉其陰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當先補其陰而後瀉其陽此承上文而言補瀉之法尤當審其陰陽虛實也衛爲陽營爲陰衛虛而營實則補陽瀉陰營虛而衛實則補陰瀉陽而其補瀉之法則又有先後也靈樞終始篇云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瀉其陰而和之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後瀉其陽而和之此其說之所本也營衛通行此其要也陰陽得其平則營衛之氣通暢流行矣要謂要法也

七十七難曰經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巳病者何謂也然所謂治未病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與脾（木旺傳土也）故先實其脾氣無令得受肝之邪（補其脾氣則能禦肝不受賊也）故曰治未病焉中工治巳病者見肝之病不曉相傳但一心治肝（專治肝而肝邪入脾）則脾又病經所謂故病未巳新病復起者也故曰治巳病也

按靈逆順篇云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巳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巳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巳病此之謂也經文所云不過就本經之病須及其未生及方退之時乃可用刺不指傳經之邪言也又按金匱要畧首篇云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之脾當先實脾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與此正合想別有所本也

七十八難曰。針有補瀉。何謂也。然。補瀉之法。非必呼吸出內針也。素離合眞邪論云吸則內針無令氣忤候呼引針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瀉呼盡內針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此呼吸出內之法越人以爲其道不盡於此當如下文所云也

知爲針者。信其左。不知爲針者。信其右。信其左謂其法全在善用其左手如下文所云是也信其右即上呼吸出內針也持針以右手故曰信其右

當刺之時。一本有必字先以左手厭按所針滎俞之處。彈而努之。彈指擊也努揉也爪而下之。以爪指至肉中也其氣之來。如動脈之狀。動其血氣則氣來聚如脈口之動此左手所候之氣也順針而刺之。得氣。謂氣至針此針下所候之氣也因推而內之。推入其針氣亦從之入也是謂補。動而伸之。謂搖動而引出其氣也是謂瀉。不得氣。乃與男外女內。男則候之於衛之外女則候之於營之內不得氣。是謂十死

不治也候氣而氣不至則營衛已脫針必無功十死言無一生也

按本文語氣得氣以上似針法總訣推而內之則為補動而伸之則為瀉若離合真邪論則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皆為補法與此亦微別

七十九難曰經言迎而奪之安得無虛隨而濟之安得無實虛之與實若得若失實之與虛若有若無何謂也然迎而奪之者瀉其子也隨而濟之者補其母也迎隨解見七十二難經語見靈九針十二原篇○按此子母即以本經井俞所屬五行生尅言非如七十五難指五藏所屬子母也假令心病瀉手心主俞是謂迎而奪之者也補手心主井是謂隨而濟之者也心病屬火本當取滎陰受氣於五藏其經氣從俞及滎及井瀉俞則迎其來處而奪之俞屬土心之子也補井則隨其去處而濟之井屬木心之母也其

說已詳見七十二難中。按心病取手心主穴者靈樞邪客篇云諸邪之在心者皆在心之包絡又云少陰獨無腧者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其餘脉出入屈折其行之徐疾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脉行也六十六難亦以手厥陰心主之大陵穴爲心之原此其義也

按經文迎隨是以經氣之順逆往來而用針者候其氣之呼吸出入及針鋒之所向以爲補瀉兩經之法甚備今乃針本經來處之穴爲迎爲瀉針去處之穴爲隨爲補蓋經文以一穴之順逆爲迎隨

此以本穴之前後穴爲迎隨義實相近而法各殊也

所謂實之與虛者牢濡一作濡牢之意也氣來實牢者爲得濡虛者爲失故曰若得若失也氣指針下之氣也其氣來而充實堅牢爲得濡弱虛微爲失言得失則有無在其中矣

按靈樞小針解云言實與虛若有若無者言實者有氣虛者無氣也爲虛與實若得若失者言補者佖然若有得也瀉則怳然若有失也有無句主氣言得失句指用針者言確是二義今引經與釋經俱改經文則語複而義難曉此不精審之故也

八十難曰經言有見如入有見如出者何謂也二句經文無考然所謂有見如入者謂左手見氣來至乃內針即七十八難所謂動脈之狀是也○滑氏謂有見如入下當欠有見如出四字針入見氣盡乃出針氣盡其氣來而復散也是謂有見如入有見如出也滑氏本義如讀若而古字通用

八十一難曰經言無實實無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言實者宜瀉而反補之虛者宜補而反瀉之不足者反損之有餘者反益之皆誤治也經文見靈九針十二原篇是寸口脈耶將病自有虛實耶一作也○言所謂虛實者不知其指脈言抑指病言也其損益奈何言其損益之法將何如而得也然是病非謂寸口脈也謂病自有虛實也假令肝實而肺虛肝者木也肺者金也金木當更相平說詳七十五難中當知金

平木。言當瀉南方補北方也假令肺實而一作故知兩字肝虛微少氣。用針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如此則肺益甚而肝益虛矣故曰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此者中工之所害也。害謂不惟不能治其病而反害其人也

按自六十二難至此皆言藏府經穴及針刺治病之法

難經經釋卷下終

醫有道爲有術焉道難知也即知之而無可用者也知道而能用夫道則道精矣術易知也知之而無與乎道者也知術而能通乎道則術神矣譬如談兵曰誦夫六韜三略車攻馬戰之法而一臨小敵無不汗流色沮神懾股慄此談道者之過也其能挽强執銳奮死先登者與之坐而詢夫握奇八陣之説則又張目撟舌茫然而不知爲何語此狗術者之過也若此者俱不淂名

夫將大將者以廟筭見其智以臨敵見其勇者也然而學為大將之法則先從廟筭始故內經及難經皆無方藥治病之書乃兵家之韜略也執此而欲治病無一病之能治然不明乎此則所治之病雖多幸中而必非古聖所垂之法其隱受其害而伏於不覺者正多耳抑更有說焉夫韜略為用兵設也而讀韜略者不必其身當用兵也然苟韜略明則雖不能自為行陣而行陣

者之得失自能曉然斷不以興亾之柄授之庸懦之人讀是書則雖不能自爲治病而治病者之淺深自能洞見安得以生死之權付之愚妄之輩猶之辨工人之巧拙豈必自爲工人審歌者之從姦豈必身爲歌者知其道則術不得而眩之也故椿之注是書者不欲使負戟之徒端坐而謀經國正欲使垂紳之士抵掌而談王伯也

椿又識